



樂遂球書氏藏書序五補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一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二十二

著述

叙鄒石梯引經釋義

曾異撰

客問六經之真偽孰斷愚應之曰以同異為斷其錯見於他經而無同異者真也判然異者偽也間或同或異者訛淆而失真半也夫易以下著之書偶脫秦焰其別見他書而無異詞也固矣若夫尚書所載記而錯出於



語孟諸書者其文皆小同而大異此或口授於既老之  
 伏生而訛脫多然孔壁既出之後何不考而訂之也即  
 曰蝌蚪古文後人不盡識然詩則安見其非古文謂藏  
 三百篇者獨書以秦人之小隸又無是理也而何以訛  
 淆者獨尚書且夫詩三百十一篇所亡者南陔白華之  
 什六篇耳其餘錯見於他經者無異詞或曰南陔諸篇  
 笙詩也有聲無詞然則詩未嘗有一篇之亡也予不謂  
 然夫天下有無詞之樂無無詞之詩果爾則宜隸之樂而  
 不宜隸之詩夫其存者真不則必諱亡也書百篇而亡

者四十有一幾失其中矣其別見者較之本經又同異  
 參錯如此然則詩書皆非偽偶書而尚書之亡者幾半訛  
 淆失真者又半其存者僅半之半耳乃若禮經有曲禮  
 而外皆漢儒傳會補苴也固也史遷謂自孔子時禮已  
 無全經子曰夏禮吾能言之又曰吾學周禮然則夏  
 禮之禮禮全也禮所苦者無徵不信耳矧於周而曰無全  
 經則夫子所學者何禮傳所云周禮在魯者又何謂  
 也且予所最疑者祭法其篇末則全引魯語謂左氏之  
 引禮與則不宜謂展禽云云也謂禮而引外傳也亦應



曰此展禽氏之言也不宜直載之為祭法且夫祭法者  
紀一王之法與王制月令等非如檀弓及他篇諸問答  
之可援引他書也吾所尤疑者王制其記載爵祿朝會  
巡狩諸典禮與子輿氏所云者絕異即曰惡害已者去  
籍然去於孟氏之世而何以獨存於漢以後也且去籍  
而曰聞其畧則亦詳畧之異耳經制則何以不相侔且  
吾讀詩而不能無疑也夫淇澳抑戒諸什而大學魯論  
誦言之則衛武者聖賢之徒也史記謂弒君而篡之國  
吾即信經不信史遷豈盡無據也或曰遷之時三百篇未

出是以傳會至是然吾觀其叙述周家自后稷始生迨  
公劉遷豳古公遷岐之事皆以詩經緯其中而後此乃  
備述秦誓武成諸篇則詩書皆腐令之史材也且夫申  
公轅固韓嬰因之屬皆以言詩與伏生並列儒林間史遷  
承其後豈遷讀書不讀詩而獨誣一衛武惜乎其事在  
春秋以前未得取衷於宣尼之筆也吾讀春秋而又不  
能無疑也五霸齊桓為盛桓之霸葵丘之會為盛然孟  
氏所云五命左氏傳何以不無同異也即內傳偶不詳  
載何以外傳公穀俱不詳載也左氏於列國諸瑣事吾



明文海 卷一百三十一 三  
有病其過詳者矣此霸者僅事何以踈畧至此且孟氏  
於齊桓晉文其罪深矣未有無是事而溢載其美者乃  
孟氏又何所考也然則三傳亦未必為全書不則春秋  
之大事而三傳未載者尚多也吾讀經而不能無疑者  
猶什百千萬於此姑舉數端與鄒子商之鄒子浸潤十  
三經中其于諸經之互見者無不詳說而究其義予則  
不能然但一涉之耳而疑端多矣如是鄒子其有以發  
吾覆也夫

詩經偶箋自引

萬時華

余僻隨而無心家世業詩閒居偶有所見隨手識之義  
類不能深也踈伏既久忽復成書題之曰偶箋子夏讀  
書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子尚以為見其表未見其  
裏子曰吾嘗恣心其中前有高岍後有深谷詩之精微  
如是夫偶于詩亦何有哉然今之君子誦詩而蔽皆未  
必以偶失之詩雖埒之五經而旨與他經異或近之而  
遠或淺之而深或顯之而隱或笑之而嘆或反而正今  
之君子知詩為經不知詩之為詩一蔽也謝太傳嘗問  
諸從毛詩何句最佳過以楊柳依：對公所當乃在詩



明文法 卷二十一  
四  
謨定命遠猶宸告之語譚友夏亦言讀詩不能使國風與雅頌同趨且覺雅頌更於國風有味易入便入終是讀書者之病今之君子少此玄致二蔽也至于因經有傳而逐傳者迷經因傳而生訓詁而襲訓詁者迷傳塾師講堂轉展訛謬夫古人之唱嘆淫佚神境超忽而必欲碍提其字句以為綱強疏其支派以為斷千年風雅幾為迂拙腐陋之書嗟乎蔽又甚矣孟子之論說詩以意逆志夫子載之上千載之下何從逆之大都目光所止古人妙理相遭無故之中作詩者之志或偶而靈讀

詩者之意或偶而勤天下之不可力取而偶或遇之者惟物之精微者為然若是余雖不能見其理豈莊周所謂旦暮遇之者耶癸酉中和節時華自識

離騷書後 傅占衡

屈原辭賦鼻祖然非文人才士所敢望也揚子雲音節酷似而指意大乖至云何必颺累之蛾眉又云何必湘淵與濤瀨平中不怒直令景行高山索然無味此三閭勅冠獨日月之光者豈可續騷予間問友生以古今扶植人紀寧非聖賢若詩書力邪曰然子曰否：良以時



有過情獨立之士震耀耳目始足起頽風砥敝俗若尽  
援大中至正之道貪常嗜易世必有人相食者故忠至  
剖心沉江孝至一慟而絕節至抉目毀面雉經于樹聖  
賢不為而亦不能詩書雖不載以為訓然未敢詆訶之  
也知此說者汗恒浹背屈子過忠之評雖不適中之論  
口不能道况忍公然題一反字如楊子雲者為予夏讀  
所錄騷經識此

唐宰相年表書後 傳占衡

唐宰相合真拜及他使兼官計之凡三百數十人可謂

衆矣惟秉政者計之亦不下二百數十幾與國年相等  
第令一人縮事一歲以輔王室當安不危治不亂而考  
其時何多故讀其傳何累累可為置卷而三嘆也嗟乎  
就其間大賢大奸固亦不數篇所載可攷而知其餘皆  
不能為有無者也世徒恨大奸巨孽產禍覆國至於不  
能為有無者乃大奸巨孽之所養而成或以依違洹忍  
遂昌其勢顧沒其奸惡之文祇以庸庸置勿論可乎方  
其宣麻引拜班見百官於庭要封爵於前銜贈謚於後  
人或為榮烏知遷董據事直書學士探文即見一至於



斯邪予因次唐宰相拜罷日月而考其傳未嘗不謂然  
三太息云

讀後漢鄧彪傳占衡

余嘗觀蔚宗自負其史有精意深旨尋此等傳信哉其  
言之不誣也按傳同五人鄧彪也張禹也徐防也張敏  
也胡廣也其人皆庸：無勁正剛毅之節而名位益高  
前後官封息賞並薦故范於彪則曰永初元竇氏專權  
驕縱朝夕多有諫諍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  
正於張敏亦云在位奉法而已其叙禹為三公後碌

碌無奇止諫車駕幸江陵冒險遠耳言上林空地假貧  
民耳新野君病表皇太后陛下不宜數幸其第耳至其  
徐防則曰朕典机樞周密畏懼奉事二帝未嘗有過拜  
司空但奏定五經章句以試博士弟子而已而又終之  
以中庸之胡廣其論則曰方軌易因險塗難御古人以  
宴安為戒豈數公之謂乎其贊則曰鄧張作傳无咎无  
譽敏正擬律防議章句胡公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  
批正或撓而諸傳之中所以詞繁不殺者非曰存羊酒  
則曰親臨吊祭非曰給帷帳床褥則曰賜刀劍衣物非



曰特蒙賞賜則曰甚見優寵而胡廣則又漢興人臣之  
盛所未有焉此與史記稱自申屠嘉死後丞相備員皆  
媿、廉謹無能發明功名著於當世者一律此劉子元  
所謂貌異而心同模倣之善者也史記於陶青劉舍許  
昌薛澤莊青翟趙周輩皆波及不傳以為不足傳而范  
史於五人者之前則傳朱暉朱穆樂恢何敞之倫蓋皆  
以尚書侍御史三府掾屬而抗志危言甘心強諫者而  
數公乃若此鄙之之甚也左傳於季文子死舉其無衣  
帛之妾食粟之馬以為忠蓋亦此意所以訊其大也後

之為宰輔立傳者豈可夸陳細行曲謹以為榮名耶

兩宋名臣集抄序 傳占衡

予老諸生嘗恨不通天下事慕賈誼治安疏及漢人言  
時務如昌言潛夫之屬崇禎末有教予宋國勢垂似今  
當熟閱史者又宋制科諸人好揣研古今其文中場屋用  
於是遂意取宋人經濟言錄其炳、烺、者而他文不  
與焉又擇其才盛者人別觀之因攷其時成敗治亂以  
論其人之本末始家君令閨門生半菑產以蔡君謨集  
餉予少不能讀長而後知其人絕敬愛之首錄忠惠公



集同邑前輩念庭周公家多蓄書諸孫以蘇范氏家藏本乞予有陝西五路圖者每讀之未會或不冠也已復得忠宣公奏議偉哉可謂世臣故錄范文正父子集粵肇慶府古端州也包希仁嘗守是郡刻其奏議八卷吾鄉張比部瑀守肇歸故予有孝肅集南豐曾宗伯瑀守肇歸故予有孝肅集南豐曾宗伯深與予善深文昭公肇裔也數詢莫遺文有耶則對曰家一策耳無一人知問者今諸贈君再拜受之故吾郡惟予有曾文昭公集庚辰客淮南射陽高郵秦太虛邑也錄淮海集是年撰三國志兵要書以摩世務矣壬午行七

閩幾徧到延平邵武得李忠定奏議舊板精好買讀舟中至靖康傳信錄建炎日錄心動膽張君有告予天下將有變者歸而錄李丞相集同郡歐陽澈以布衣爭忠定忤汪黃與陳東等俱死市中予展轉崇仁求所謂飄然集觀之文無可頗採者獨錄萬言書附焉丙子罷應天試歸而疴作予聞危坐讀書可已瘡時錄陳止齋揚誠齋論策三之二而病果差葉水心陳龍川集者丁丑遊吳興所得也擊節撫掌如當其時見其人故錄二書獨多近年吳中新刻文信公集予所流連惻愴不能已者



指南錄及獄中詩諸篇然以經濟言為主故不暇錄錄其論事者為文丞相集凡十餘家先宋六大家以全書自隨不具錄他所心折欲次其集而未逮或散見諸書而不得其全者自田表聖王元之呂聖功韓富文司馬之倫皆有條章未就而邑井改矣諸所購元本皆棄去唯李泰伯黃魯直集獨完而向所錄十餘家者予雖流離濱殆不去身也嗟乎始吾錄宋諸公文以其議卑近今而易行也上之如慶厯熙豐元祐諸君子以文學議論顯於朝次之獲為邵武永嘉括蒼諸君子練荆襄兩

淮金陵臨安之形勢抵掌借箸以警動當世若信國科名大節予固萬不敢論最下亦為歐陽布衣發憤叫擲以附於李綱之黨而死則雖身以家破不與草木同彫腐尚未可知也而吟嚙汨沒於糊名易書之內者二十年挾殘衮抱故紙以竄於山壩水竅之間雖使文章巧於楮葉而所發其狂言已矣時之難易人材之盛衰今視宋諸公竟何如哉予所以記諸本所由得而獻歎涕洟者以此

此書之序  
今世不悉其意  
以余所集之書  
十年好之  
今世尚存  
此書之序  
今世不悉其意  
以余所集之書  
十年好之  
今世尚存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二

序二十三

著述

周太樸四書解序

章世純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夫聰明所起始於天地明出於日月聰生於空虛天地  
得全而人分之不肯讓天地各以其見相通取合以有  
其能所以可通則以言矣言可遠行則以書矣書者言  
之迹言者智之輿以此取通聖人之始為之蓋其難也



五方之人各以其聲命事期物然而來如鳥鳴獸語紛  
互舛拗啟行之音則有爰維夸誕指事之辭則有彼其  
之斯轉注之响則有若乃於厥止息之韻則有忌只矣  
兮是非之應則有然否俞咈如是之類五方詭趨主者  
考文因並用以取通因相通而取喻然而冀州之聖人  
則朔北之語常為主安邑亳都之聖人出則中土之說  
時為君岐雍之聖人出則西方之言又為帝而時代推  
移語音互扭因訛成變假借用煩加以木策簡約文便  
書於是何之為假益之為溢弑別上下戰分征討或聖

賢之所定或民用之所安而向之求通又以多成隔則  
非一聖人之制所可已於是又有聖人者出為爾雅以  
總其類春秋左氏發凡言例以括其義釋詁之學後為  
賈鄭馬顏發義之文後為周程張朱是則詩書為之舟  
楫而之數君子者則其長年三老撐拽運駕而使之吳  
之越者也由此觀之古今訓解之學歸於通之而已矣  
歸於明之而已矣作者不能盡明其意固不為作者矣  
讀者不能明作者之意則固不為讀者矣而因於爵祿  
而為士者多因於士多而解說者衆因於解說者衆而



隙中觀鬪水面測河紛紜益甚以解晦書以傳覆經周程張朱之徒復為周程張朱之賊矣今太樸氏一起而正之一篇之中先舉大義則周程張朱之志也一句之中字為表白則賈馬鄭顏之業也合為之譯以盡其起承轉結之趣則又今制藝代言之體也以其昭、使人昭、以其子、使人子、手指之中挈日月而行而使天下後世目有視而耳有聞此真可以通今古之隔而爭天地之能者與是解出而他解可廢則又芟蕪蕩濁古人所稱比于武事有摧陷廓清之功者也

陽明先生要書序例

五車陳正龍

余沈潛紬繹於文成之書者累年恍乎登其堂而聆其警歎也惜其書亂而少次繫而反晦剖類多而滋混欲使人人讀而取益焉乃纂為要書既成為之言曰孟子而後聖賢負大經濟者少矣惟濂溪明道有致太平之才諸葛孔明<sup>明</sup>而後豪傑之識大本原者少矣惟陽明先生終身在事功中終身以修德講學為事奏成功者學助之也居成功者學為之也觀聖賢者觀其用曾謂用如先生而尚非豁然聞道者即致良知之宗其言本於



不慮其旨本於誨繇非直以不慮為良以不慮而有別為良至矣莫可訾矣貽訾者獨在無善無惡然先生實有所見而云蓋曰善本無善也猶元公曰太極本無極也欲人不倚善也豈顧令不為善哉承無極者以体贴天理以主敬百世而弘光承無善者以玩光景輕行誼資文過則不再傳而裂爾因其徒之失真使後人致憾於提宗之未慎先生之靈其恫已夫、先生大悟者也存誠者也後人疑其教而因疑其學而終慕其猷略其猷畧與文章至於慕其猷畧文章而先生微矣天下無

不悟而能誠無不誠而能神觀先生之身也口也手也耳目也兵革錢穀也潛魚棲鳥也畫堂貂冠也炎風毒霧也無不神也皆心所為也則驅策指引之間先生亦惡乎往而不彰儒者致用無踰先生然先生正君心者念念蒼生者體仁也者致天下之太平也者非任智也者非定方隅之禍亂也者則猶是精才而麤用大才而用全才而偏用疇謂講學封侯遂驚為儒生不世之遭矣乎故天下艷先生之才與功而識者更致惜其遇天下傳先生之悟而善學者以為不如法其身也先生口



談無善身則無須史不為善夫惟孳孳為善庶可以談  
無善矣嗚呼三代而下聖賢而奇才豪傑而好學微斯  
人吾誰與歸假以數年未之或知也彼且云堯舜以上  
善無盡矣

兩朝詩選序

尹氏典

陳皇士以兩朝詩選屬叙于興、拱手而曰水有坊激  
而成波人有坊激而著節礼教者民之坊也壞坊毀教  
滔、之水放諸壑夫子愴然矣昔者聖王不競才力惟  
是古礼古樂謹諸膠序使民習安而悅豫守其礼樂若

上祀之菽穡也豈復更造辟違之戾節以梟乱天下哉  
求之于此取之于彼所謂國之神氣也先高皇洞暢此  
意斬刈不義之後即選儒臣明修礼憲然後孝子忠臣  
祇敬而有所至矣故靖難之日誅殛淫苛其視落肌如  
委土耳迨之議礼建儲肉飛階殿而不悔夫豈有所改  
預哉各悅其心之甚安也當是時衆心如藩悖節不起  
玄紐天下不在金版六韜而在升降揖讓之中是至一  
至逸之術也有治畸眊者抉毀先坊優獎馮道品選古  
蹟獨贊狄公若曰是不裂盤盂而安人家國者夫民之



趨利張乎不可遏也先王經之以禮劫之以義抗之以  
美名始之以禍災而民猶有竊發者今哆然大號曰禮  
義不足倡名禍不足規也是猶廢垣墮墉而招盜賊入  
室也民將何所不至乎卒之魏客繁妖李孽凶逆兩朝  
巨公卿誅要撓摑媿乎婦女者豈尽安恣耶禽獸之行  
亦或治之有故奉一~~述~~公批在心國也卑之道毋足  
論假之老狐之毒未哀五王之烈不著奪裘鄙事何裨  
七尺之孤事有裨於一時而不足著永防者君子不由  
也中行穆子不受鼓降懼賈貳於邊鄙况持國安君大

事哉一夫之言猶諸夏言不可以不慎矣烈皇帝握操  
健斧鋤逆章奸若得四三名弼夾輔其間自然枯磔如  
霆剪除茨蔓乃至旋睇無人姑示之堤慢魏客田崔咸  
逸顯戮而諸彪虎多逸山林諸君子又不潔身靖共媚  
于明主既滋小人口實日夜讒構而明主亦漸薄之于  
是追維逆孽邪黨雜進是以傲裘不足衣藉虎豹之毛  
欲蔽其滄也其不底于傷害者幾矣<sup>何</sup>兩朝之禍始于破  
先王之坊終于樹坊不峻無所憚懼也不憚懼則不故  
革如南行者無所期何能不北走也哉兩朝遺詩固犹



先王之憲民而德教之排擻也誦其愿慙薄澆可敷馬  
誦其隅方撓挑可息馬誦其隆高卑陬可作馬誦其端  
直旁僻可化馬以砥狂夫之說瀾而存法崖于虧缺之  
後雖曰聲歌非小補矣

畸人傳序 闕名

嗚呼誤天下者其庸人乎庸人者屈原所謂黨人也原之  
言曰黨人之鄙固分不知余所藏任重載盛分陷滯而  
不濟又曰誹後疑傑分固庸態也始于誹疑卒于鄙固  
始于鄙固卒于陷滯嗚呼黨人之庸至此乎其方其毛

舉鷲擊樹熾護籬自不謂鄙也脫手營官身勢迅滑如  
彈丸自不謂固也一旦海波蕩嶽坐失千金之壺盡罹  
滅頂之凶有拔足崩流掉萬石之載而厝安瀾者予身  
尾既濡神魄枯落于時則藏身狗竇抱頤雞栖輸金緩  
死媒女進身破族屠宗賣交刃主無不可為所謂庸人  
者遂為大逆窮凶極險之人矣究其蹠矢負塗瀚濯無  
策雖續殘喘故行尸耳不謂之庸可哉天下已受庸人  
之禍而後思畸人以救之亦已晚矣鑪敗則滅而更鑄  
厦傾則徹而更新人弊矣弊可救弊乎新莽之篡世盡



淪汙德起而歌則歌以十百萬罪已而哭則哭以十百  
 萬人心狂醒天日幾晦倏而鄧馮寇實有隕自天祿山  
 之叛海內風偃倏而顏張李郭為海峯天柱漢室之哀  
 羣豪並起未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說也而魯肅忽唱  
 之未有保江東極長江而挾之之說也而魯肅忽倡之  
 未有跨荆益撫戎夷挾荊州以向宛洛出秦川以向長  
 安之說也而孔明忽發之亦奇矣哉殆天啟其聰而非  
 人所興慮也是之謂畸人也故曰畸人者畸于人也而  
 侔于天反之則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矣天所不許

而欲薰覺俘囚任為蕭管獎誘凶逆委諸廓清收羅豺  
 虻寄以民社是以脂濯垢而鴟解醒眇相眇而跛相跛  
 也覆前車者庸人而推後轂者又庸人轉輾陷滯哀斯  
 人之出坎無時矣豈非庸種滋蔓耘鋤失計乎今夫織

此下為孝世能及六百年之福 驚也覆粟而呼者雀

侶也悅草而鳴者庸人也庸人之暖汗謀梁呼羣圖活

則亦雀鷺魚麋之智矣是披羊之容所以癡唾乎菜傭

而墜馱之叟尚假寐而不願醒也哉

排難傳序



淪汙德起而歌則歌以十百萬罪已而哭則哭以十百  
 萬人心狂醒天日幾晦倏而鄧馮寇實有隕自天祿山  
 之叛海內風偃倏而顏張李郭為海峯天柱漢室之哀  
 羣豪並起未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說也而魯肅忽唱  
 之未有保江東極長江而扼之之說也而魯肅忽倡之  
 未有跨荆益撫戎夷扼荊州以向宛洛出秦川以向長  
 安之說也而孔明忽發之亦奇矣哉殆天啟其聰而非  
 人所慮也是之謂畸人也故曰畸人者畸于人也而  
 侔于天反之則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矣天所不許

此本

而欲薰蠱俘囚任為蕭管獎誘凶逆委諸廓清收羅豺  
 虻寄以民社是以脂濯垢而鳩解醒眇相眇而跛相跛  
 也覆前車者庸人而推後轂者又庸人轉輾陷滯哀斯  
 人之出坎無時矣豈非庸種滋蔓耘鋤失計乎今夫織  
 餌畢命者蠶魚也一隈待弋者洲鷺也覆粟而呼者雀  
 侶也悅草而鳴者麋羣也庸人之受汙謀梁呼羣圖活  
 則亦雀鷺魚麋之智矣是披羊之容所以癡睡乎菜傭  
 而墜馱之叟尚假寐而不顧醒也哉

排難傳序



有不解之環引推而碎之解矣有不理之絲操刀而斷之理矣此濟亂之一喻也有大輻之繫馬技不可嘗也刃無厚而節有間則遊刃恢然矣范蠡曰天時不作勿為客人事不起勿為始管子曰身濟大海現風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則下此又一喻也故古之出險定傾率取於是矣當其有間也則少伯然灰于石室廝卒亦探肉于狼牙當其遊刃也則于謙取義于公申揚善抗謨于瑕呂於是墜烏挽于下春岱華拔諸平地當其天時之合也則險如鴻門而有項伯憊如蕪亭而有馮異

曹操之阨蒲津而有許褚丁斐孫權之阨津橋而有凌谷吉利朱泚之襲奉天而有倒印追騎之段秀寔甚者紀信誑楚而漢以興韓成誑漢而明以熾當其天時之墜也即魯昭之奔而有子家衛成俘而有甯俞故天下無不濟之海亦豈有不解之環乎甲申之變遠不窳于奉天近未危于土木也十省金甌關門未罅假令廷益秉樞郭登保塞併日蒐乘繕守九門武庫且充內帑且溢擐甲德勝門尚可氣奪小醜也而樞輔離心文武失魄奄人送款使卜世金湯累朝蓄積三日之內揖么魔而奉之自



書冊以來所無有也若夫南中之竄勢不迫于蕪荑蒲  
津也浙閩之覆勢不窘于津橋鄱陽也而公侯抱首突  
如驚蟄至尊孤露子類郭君有負羈紲而從者乎有持  
糗糒而進者乎夫千金之子必有從止之僕萬乘之主  
顧無一殉危之臣亦書冊以來所無有也豈不哀哉謝  
枋得云江南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者欲求一瑕呂  
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今即欲伸眉吐氣慨  
然能為枋得之言者亦不可得矣所謂感憤連沔傷人  
之無良而又怨天之疾威也

妖祥志序

今使星文靜章山海澄峙世飲食已矣倏見惡馬保毛  
紛沓非人非魅必震膽失魄曰妖其興乎古之賢者正  
容告世曰妖繇人興也不若不足慄智者繹若言也必  
將震盪于臟腑肅戒其肢節因而廣志定心銷落芽孽  
於是玄黃晏清靈蠢靖列則賢者之論矣然而妖竟興  
矣不知誰為之矣吾嘗見兩日辰摩太白午輝織鬼畫  
言犬星爆衣吾嘗見里徙市沉山鳴城泣草如堯鑿戴  
文高鼻吾嘗見萬星傾瀉大第曳帛伏中雨雪日中雨



麥吾嘗見王侯別為羊豕牙刃藉為枕席斬脰鬪織樂  
 孺競戲狐鬼暱于伉儷顛酪多于蝼蟻吾嘗見奪室而  
 役其夫屠父而子其子僚官易室而棲入畜同苦而死  
 吾嘗見羅殺夜叉奉稱祖父乳虎飢蛟職為字牧吾嘗  
 見路絕巖沙洲竭沙磔攬蔓者人猿窺穴者人螫吾嘗  
 見乳牆孟岩詛牲塗口蛇豕升歌于鹿萍獬獍訓講于  
 羞者吾嘗見房駟文昌同壇泮壁時祭房駟于學宮忠烈降俘  
 並祠血食壯繆既升孔堂時迎閣像于倫堂檜高亦把岳臂舊忠  
忠臣祠皆配叛將吾嘗見保毳厥毛尾被其頂舉衣廢裳振裘

失領嗚呼良眸未眊人皆見之矣豈非妖哉豈非妖哉  
 人則興之天得不從之天寔為之人謂之何哉

藝文志序

嗚呼天文洽獸犹遣符捍魅歟人無測符之靈而魅有  
 喻符之智則裸虫或同視肉而毛鬣當可說鈴也夫運  
 日巫步而蛇噤其喉啄木味符而蠹獻其命鶴祝遂擬  
 于靈文虎卜亦疑于著策羽尾紛紜何知現玩非圖藉  
 乎佛書六十四種鳥音之書曰迦：婁多獸音之書曰  
 彌迦遮迦和菟綜書為鳥鳴王喬解經為鳥語周禮鳥



言則掌于夷隸獸言則掌於貉隸有是官者即必有是職矣有是職者知必有是籍矣而後乃今為曠談蓋藝文之無傳者亦夥哉且如蛇言喻于神姑速馬詈譯于陽翁偉既無師訓寧有音義乎即雀言覆粟不載廩人之編牛子為犧非記嘏巫之史古之神明以文字酬荅禽獸也有矣今執六籍以蠢狗馬狗亦執橫臆以蠢六籍越唾楚之駛舌楚亦笑越之侏僂彼此易覲終古猶冥盲也且吾聞之禹鑿龍閩青犬導之而得金版之圖張華入福地見二犬所護悉紫字丹書犹曰萬之一二

耳若乃馬圖乍出旒演歸連象彖續披乃翻騷史天地大文豈犬馬芽之而後神聖蕃之縉紳先生服食之歟則是神聖揚犬馬之氛而學士又承其唾也文字豈為犬馬設哉亦古今所無徵矣必也探博雅于瑯嬛乞犬為導師誦甲文之帝瑞奉馬為教主家塾黨庠將盡講介盧公治之業日月其怡胥趨魍魎于是玄黃合沓罔象偕迷鳥迹虫書易而魚鳴狐嘯矣豈更有陽翟賈子怙威勢燔冊籍而愚黔首者乎嗚呼夷隸司鐸亦有譽髦貉隸鼓徵亦有俊秀藝文之雜于毛鬣也蓋聖人為



之備也哉

外教傳序

世所稱詬辱者類于狗馬至矣所幾幸不可階板者期于仙佛聖矣佛自言曰吾子過去五百世作忍辱仙人仙佛殊名忍辱一也辱可忍矣又復何物足為詬乎嗚呼天下亦孰能不忍辱者滅而君親裂而裳冕亂而匹耦攘而庖疇鞭箠使之穢惡飼之辱豈犹未至歟然而弭耳搖尾絆足絡頭喉齧之唯命屠割之唯命忍豈犹未至歟忍辱而仙佛者是奚啻仙佛歟卒不仙也不佛

也胡取忍辱為也所以然者生死之設存而富貴貧賤之搖雖仙佛未免也佛言無生是厭苦生也則不得不修生仙言不死蓋厭苦死也則不得不救死于是而貴言希有富言多寶艷言香花纓鬘且貴言龍富言黃金可成艷言綽約處子然則衷亦有汗神亦有塵劫而文之曰忍是率天下離人而入匪人之徑也何者汎濛失志之人托情迂怪以拔其衰濡忘長饕之人滅頂醇膏以需于尽兩戰爭于亨困之衢吐茹於存亡之際此以鉗心而捧欲甲面而逐勢不得不出於忍辱忍辱不得



不至於甘啖蹙受屠剗悲夫以登仙作佛之階忽墮為犬馬勿覺者生死富貴貧賤之說撼之也至於犬馬而愒其淫慝沒其靈神餐溷而以為鼎鐘被毛而以為文綉園牢而以為瑤圃蓮臺也安知蠢然甘啖蹙者不洒然自命為仙佛乎此周孔所涕洟而不欲道也

名士傳序

孟氏問楊朱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為貴為死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乎曰名乃苦其身焦其心乘其名者潤兼宗黨况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斯

貧為名者必讓、斯賤為名者必身為的、斯射三者何用于富貴與死哉寔名貧偽名富也寔名賤偽名貴也寔名死偽名生也寔無名、無寔名者偽而已矣名寔散亂於是公孫龍疾而思正之假物取譬以守白辨謂白馬為非馬也其言曰白名色馬名形、非色、非形也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為物非也欲推是辨以正名寔而化天下馬同時好辨者桓團惠施之流則又演其說曰狗非犬、可為羊也白狗黑黃馬驪牛三也狗馬之說駘蕩益怪而名寔愈亂故



劉晝曰名彌假而寔愈反則迴犬似人轉白為黑矣今指犬似人不類也類推以象謂犬似獲、似狙、似人則犬似人矣吾<sup>為</sup>正其說曰狗亦馬、亦狗、馬亦人此其情也情形之背也無筭矣合以為物而無疑者名寔眩也梟名曰鸞莎名曰芝跖名曰夷嫫名曰施褒姐名曰姜姒墉壠名曰園綺商臣許止名曰舜文莽操懿温名曰周伊殷房名曰管樂臣僕名曰微箕嗚呼以是名名之可不以是士、之子華子魚褚彥回其士名也而逼母后賣故主者其寔也王夷甫沈休文其士名也而

乞命敵國勸稱尊號者其寔也蘇叔黨趙子昂其名士也而被哀關門忘宗事仇者其寔也故漢士尊名駢首爭死糜貝湛族而不辭輓士修名鼠首偷生獻室屠親而不憤以此為富貴即富貴矣以此為死即不死矣以此為非狗馬即非狗馬矣何以又曰狗非犬馬非馬名非士、非名也乎故天下之至眩者莫甚於狗馬與名也此公孫龍桓團惠施之流所不及辨也作名士傳

忠義傳序

公孫述亦而劫王皓、曰犬馬猶識主而況於人乎遂



伏劍以死付使者夫皓以為人之報主甚於犬馬也今  
翻然反之則曰人犹不識主而况犬馬乎此一悖也凡  
物性近于人者人必憐愛之談反哺跪乳蜂臣蟻國之  
事于昏暴之前未嘗不温肅以聽也至有談馬能夠節  
犬能復仇者雖商臣許止莽操懿温犹交口而贊其善  
也今指士大夫而曰爾為曾閔爾為龍比爾為顏常山  
嵇侍中則逡巡而額温莫或敢任者是以懿德奉犬馬  
而以凶德自居也此一悖也或見怪馬秦犬逃而守齊  
門魏馬遁而負燕客則共恨為妖矣甚且言飼犬而噬

其翁修廐而齧其主者雖非同室犹痛其不祥而協力  
磔裂之也今馳人之車者乃反衝而攻其城食人之祿  
者藉糧而攘其土則又以惠迪戒犬馬而以逆惡自蔽  
也此一悖也之三悖者天下必于沐矣沐則心覆心覆  
則困反、之為言犹惑易也茹不潔以為薌攫腥血以  
為旨也毀膚髮以為修易室家以為礼也摧城之哭以  
為笑湧濤之怒以為喜聾罪之檄以為醫齧舌噴血之  
罵以為蠅聲之過耳其談貞臣之恭子義友烈婦者則  
以為醒狂而畫鬼也於是舍其沐人而陳忠義於犬馬



豈謂狗馬亦可談忠義哉自吾之意以為無忠義則亦不可為狗馬而已何也無忠義則如豺狼之不可嚮逐而虺蜴之不可暱就夫人防豺狼蛇蝎蝎而不虞狗馬則以其忠義足恃也假令犬馬而為崔杼趙盾者乘主人之醉寐登床而解其体家相戒而戶屠之犬馬其無醜類矣假令犬馬而為張柔張弘範蒲庚壽孫勝夫呂文煥劉整者連率異族而覆主人之庙社逼孤幼于滄波則主人之邦族亦豈有孑遺哉故曰無忠義必不可以為犬馬也我故揚犬馬于人而比類言之支離言之舍

辛包垢而言之也嗚呼此故子慶所不能哭士龍所不能笑劉四法秀所不能罵而談天灸穀所不能謔者我犹喋：然傳之沐之人其以我為匪人也作忠義狗馬傳第二十也七







無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  
天地既分道在聖賢聖賢之歿道在六經凡存心養性  
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應感之機治忽存亡之候莫  
不畢書之皇極賴之以建彝倫賴之以叙人心賴之以  
正此豈細故也哉後之立言者必期無背于經始可以  
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是故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  
非文也牛鬼蛇神佹誕不經而不能宣通者非文也桑  
間濮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  
也情緣憤怒辭專訕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非文也

縱橫捭闔飾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若澁  
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瘦辭隱語雜以詆  
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列弗謹黃鐘與瓦釜並陳春  
穠與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昧人目者非文也臭腐塌  
茸厭、不振如下俚衣裝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  
類不能徧舉也必也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闔闢如  
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  
而為天下國家用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故  
所貴乎文者前乎千萬世而不見其始後乎千萬世而



明文海  
不知其終有不可一刻而離去者其能致不朽也宜哉  
五也烏足以知之徒以魯國孔融等七子學無所遺辭  
無所假足以令聲名傳後而已安知其文哉傳有之言  
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則文之至者  
也文之至者文外無道、外無文案然載于道德仁義  
之言者即道也秩然見諸禮樂刑政之具者即文也道  
積于厥躬文不期工而自工不負明道縱若蠹魚出入  
于方冊間雖至老死無片言可以遠道也夫自孟氏既  
沒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膚韓吏

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髓春陵河南橫渠考亭五夫子得  
其心髓觀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違百世以供聖  
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  
虞三代之文也六經之文也文至于六經至矣盡矣其  
始無愧于文矣乎世之立言者奈何皆而去之吾友天  
台徐君大章賦資絕倫自少學文即期以載道非六經  
所存不復輕寘念慮于其間含積既久燁然以文名江  
南洪武中嘗召入史館修大明日曆遂出教授武林日  
以橫經講道為事遠近生徒莫不趨之猶水之赴壑當



修日曆時予適為之總裁每與大章論文常嘆今之作  
 者何其與古異也大章深以予之言為然去歲過武林  
 觀其文集若干卷今山居多暇因徇大章門人之請漫  
 為序其篇端嗚呼世有豪傑之士知文與道非二致者  
 必以余說為不謬苟非其人則以好高尚誇尤之矣予  
 一聽為無事乎辨也

葉夷仲文集序 宋瀛

臨海葉君夷仲宋丞相西澗先生族諸孫也夷仲生有  
 異資其文辭之進如榮木升而春潮長日新月盛蓋未

已也頃由茂才舉于鄉奉使安南不辱君命以功擢高  
 唐州判官轉知睢寧縣為學猶孳孳不懈其弟廣武衛  
 知事惠仲類集成編登為若干卷來徵予序其請六七  
 而不倦予齒加長志氣推懾操觚所云皆無精魄頗  
 類竊語者讀夷仲文方畏敬之弗暇尚奚敢序之哉雖  
 然不敢無一言也昔者先師黃文獻公嘗有言曰作文  
 之法以群經為本根遷固二史為波瀾本根不蕃則無  
 以造道之原波瀾不廣則無以盡事之變舍此二者而  
 為文則槁木死灰而已予竊識之不敢志于是取一經



而次第窮之有不得者終夜以思之不通或至達旦  
如此者有年始粗曉大旨然猶不敢以為是也復聚群  
經于左右循環而溫繹之如此者亦有年始知聖人之  
不死其所以代天出治範世扶俗者數千載猶一日也  
然猶不敢以為足也朝夕諷詠之沉潛之益見片言之  
間可以包羅數百言者文愈簡而義愈無窮也由是去  
讀史固之書則勢若破竹無由礙矣權衡既懸而百物  
輕重無遁情矣然猶不敢以為易也稽本末以覈其凡  
嚴褒貶以求其斷探幽隱以究其微析章句以辨其體

事固粲然明白而其制作之意亦瞭然不誣也由是以  
定諸子百家之異同若別白黑而絕無難矣及夫物有  
所觸心有所向則沛然發之于文翩然其萃也哀、  
乎其不餒也渴、乎其大無不包小無所遺也嗚呼予以  
五十年之功僅、若此今年日逾邁慨茲舊業反成荒  
落將何以為夷仲言哉夷仲諸作溫醇而有典則飄逸  
而有思致其辭簡古而不麗其神豐腴而不瘠可謂能  
言之士矣求諸華行之中未見其敵也進、不已何古  
人之不可至哉予因忘其固陋以平日所得者序諸



篇首夷仲宜有取焉雖然文辭道之末也夷仲方與有  
民社之寄當務為政以德而昌其道哉

朱葵山文集序 宋濂

文不肯乎能言而貴于不能不言日月之照然星辰之  
燁然非故為是明也不得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  
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  
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  
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于中事觸于外而形乎  
言不能不成文爾故四經之文垂百世而無謬天下則

而準之自夫斯道不明學者觀聖賢之文而悅其不朽  
于是始摹效其語言以為工而文愈削矣夫天之生此  
人也則有斯道也有是道也則有此文也苟能明道而  
發乎文則將執禦乎而能者寡矣斯後世之文所以不  
逮古也後世之文加之以百言而不知其有餘損其十  
言而不見其不足以不本于道故爾此非發于不能不  
言而強言之弊也聖賢經其所不言也益以片辭則多  
矣其所言也刪其一言則畧矣以其不志于文此文所  
以卒莫能過也故志于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志于道者



能之元之末莆田有朱先生文寔以治經取顯官有政  
事人皆知之而其所為文世則鮮知之其孫進士瀟近  
以示余其言醇而理彰于理不合雖強之言不言其所  
言者未嘗不本諸道惟其志于道而不以文名故言文  
者夫之嗚呼人能因余言以求先生之文庶幾得其所  
存先生字原道以泉州路總管致仕其歷官政事見于  
所撰墓銘故不著

白雲臺序 宋瀟

劉勰論文有云論說詞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

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  
紀傳文檄則春秋為之根嗚呼為此說者固知文本乎  
經而瀟猶謂其有未盡焉何也易之象象有韻者即詩  
之屬周頌敷陳而不協音者非近于書欤書之禹貢顧  
命即序紀之宗禮之禮弓樂記非論說之極精者欤况  
春秋謹嚴諸經之體又無所不兼之欤錯綜而推則五  
經各備文之衆法非可以一事而指名也蓋蒼然在上  
者天也天不能言而聖人代之經乃聖人所定寔猶天  
然日月星辰之照布山川草木之森列莫不繫焉覆焉



皆一氣周流而融通之苟欲強索而分配非愚則惑矣夫經之所包廣大如斯世之學文者其可不尊之為法乎吾友朱先生伯賢以純篤之資而面意于辭章先秦兩漢以至近代諸文無不周覽用功之久灼見其是非之真復取近正無疵者聚而為書蠅頭細字動至數十大冊時出而諷咏之已而嘆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玩培塿之卑而忽嵩華之高乎乃復致力于經功益倍于前時越數歲胸中浩然若有所得操觚書之凡陰陽盈虛之運民物倫品之理萬物屈伸之變皆隨事而著源

源乎罔知其所窮且其為體多而不冗簡而有度神氣流動而精魄蒼勁誠可謂粲然藻火之章矣濂之有志為文不下于伯賢古今諸文章大家亦多究心及游黃文獻公門公誨之曰學文以六經為根本遷固二史為波瀾二史姑遲、蓋先從事于經乎濂取而溫繹之不<sub>知</sub>有寒暑晝夜今已四十春秋矣用心之苦雖與伯賢同而伯賢之所造詣濂固不能窺見其髮髯也然而太上立德其次即立言立言甚非易也自孟子以來致力于是者非不多求其可與經並傳者春陵周元公一人



而已元公之言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是則文者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由其心與道一道與天一故出言無非經也元公豈嘗拘、學為文哉濂與伯賢又當共勗之可也伯賢以白雲藁若干卷請予序濂故具論之使知伯賢之文一以經為本而蹈襲近代以為美者其尚有所廢也哉伯賢名右天台人著書甚多所謂春秋類編三史鈎玄秦漢表衡深衣考邾子世家傳皆別行

樗散雜言序 宋濂

樗散雜言者金華許君存禮所賦之詩也予嘗獲而讀之愛其取法比興有近于古作者謂存禮曰當今之詩予頗得縱覽求其如君者百十之中僅一二見焉非三十年磨濯光精而宣魯靈龢烏能如芙蓉出水弗沾纖塵有如此者世俗葷腸溺胃饜飫肥醲未必能知君然而至寶不可使埋光而韜米也予當為君序之以傳已而存禮俾侍史錄其全集示余于龍門山中因為之言曰詩至于三百篇而止爾然其為體有三經烏有三緯焉所謂三經者風雅頌也聲樂部由是而建所謂三



者賦比興也制作法裁由是而定故周官太史之教國  
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所以聆其音節之  
詳玩其義理之純養其情性之正詩之為用其深且大  
者蓋若此嗚呼學詩者其可不取之以為法乎學詩者  
固不可不取之以為法若夫出品裁之正合物我之公  
高不過激悲不傷陋則論詩者又可不倚之以為權衡  
乎夫詩一變而為楚辭騷雖其為体有不同至于緣情  
托物以憂戀懇惻之意而寓尊君親上之情猶夫詩也  
再變而為魏漢之什其古固不逮夫騷而能辨而不華

質而不俚亦有古之遺美焉三變而為晉宋諸詩則去  
古漸遠有得有失而非言辭之所能盡也嗚呼三變之  
後天下寧復有詩乎非無詩也詩之合于古者解也何  
以言之大風揚沙天地晝晦雨雹交下萬彙失色不知  
孔子所刪之者其有若斯否乎組織事實矜悅葩藻僻  
澁難知強為玄秘不知孔子所刪之者又有若斯否乎  
牛鬼蛇神騁姦眩技龐雜誕幻不可致詰不知孔子所  
刪之者又有若斯否乎如是者殆不可勝數孔子吾徒  
之所願學者也孔子之所取如彼而後之作者乃如此



尚得謂之詩矣乎唐宋諸名家其近爾者固不可絕謂無之而不及乎爾者抑何其多也今世之以詩鳴者蜂起而泉湧其視唐宋又似有所未逮姑置之勿論間有倡為江南體者輕儇淺躁殆類閭閻小人驟習雅談而雜以褻語每一見之輒閉目弗之視詩而至于使人弗之視則其世道之甚下也為何如哉此予于存禮之詩不覺深為之喜而繼之以嘆也嗚呼使自一鄉達之于一邑自一邑達之于一州自一州達之于四方咸有如存禮者焉則詩之道庶幾其復古乎予雖不能詩而論

詩頗謂有一日之長因愛存禮之作不待請而自為序之非深于詩學者殆未有以知予意之所存也

剡源集序 宋濂

濂嘗學文于黃文獻公：于宋季辭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惟剡源戴先生為然濂因日購先生之文絕不能以多致會有詔纂修元史命濂總裁其事：有闕遺者遂以上聞遣使訪于郡國竊以為先生著作有關於勝國宜多乃屬使者入鄞徧求之鄞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有司果以剡源集二十八卷來上濂



始獲而盡覽焉因作而曰辭章至于宋季其弊甚久公卿大夫視應用為急俳諧以為體偶儷以為奇覷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染括聲律學、為譁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則剽掠前修語錄佐以方言累千百而勿休且曰我將以明道矣文之為又稍上之騁宏博則精粗雜糅而畧繩墨慕古與則刪去語助之辭而不可以句顧欲矯弊而其弊尤滋私自念辭章在世如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蔽蝕其精明獨怪夫當時之士奚為之一人障其狂瀾邪復念豪傑之士何代云無第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之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文新而不刻清而不露如晴雲出雲姿態橫逸而連翩弗斷如通州紫紵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奔之失嗚呼此非所謂近于豪傑之士也哉蓋先生七歲即知攻文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調教授建寧府及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會宋亡為元執政者薦之起為信州教授先生年已六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辭後六年終初先生既擢第憫宋季辭章之陋即擢然

辭後六年終初先生既擢第憫宋季辭章之陋即擢然



自異久之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德間東南文章大家皆歸之先生無異辭先生之歿僅六十年已罕有知其名若字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既命彙入儒學傳中及司業成均復將錄其刻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闈來為國子正方與先生之孫資先謀刻于梓夏君遂以題辭為請且謂知先生之深者唯黃文獻公公既不可作子幸無讓于是忘其僭踰而為序之如此嗚呼豐城之劍荆山之玉絕埋沒泉壤為已久神光上貫于雲漢者終弗能掩也其先生之謂乎先

生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

朱悅道文藁後題 宋濂

右烏傷朱君悅道所為文一卷予讀已愛其理明文順頽謂二三子曰辭章奧久矣拖蠟為葩以逞妖艷非不眩人目睛比之元氣流行千紅萬紫徧發洛陽名園固自弗侔何也生意動盪與死色之不澤者其可以並論也哉蓋古人之于文以躬行心得者著為言、有醇疵但繫乎學之淺深耳後世則不然以文學文皆億度想像而為之知道君子未嘗不一笑擲之也今悅道之文



論議元本諸經而翼以濂洛閩閩之說既履康衢矣長  
安雖遠惡有不至者哉其視顛連榛莽之蹊而虎豹蛇  
虺縱橫交于前者奚翅萬、悅道非惟見諸空言又思  
踐履以驗之此尤度越于人、予雖面意于文造道不  
深而出言多疵深有愧于悅道雖欲痛自懲刷而秋髮  
繽紛被肩矣惜哉予期悅道甚遠悅道器宇清粹誠足  
以副予所期他日道明德立而文益昌予當在知言之  
列無疑故錄與二三子言者題其卷後云

題永新縣令烏繼善文集後 宋濂

世之學者元有師雖百工技藝之微亦必有以相授然  
後能造其間與况為文者發造化之秘貫今古之統苟  
無以管攝而闡開之則何以盡其变化不測之妙其不  
傳之于師奚可哉吾鄉修道先生胡公以光明正大之  
學發于精深嚴簡之文訓迪學子篇章句字皆有法往  
往從之者多得文之旨趨其所造固有淺深高下之殊  
而体裁終不失古四明夢堂噩師雖居浮屠中能久與  
先生游先生為文之法寔與聞之烏君繼善自幼學文  
于夢堂凡先生所指授者悉以語烏君故烏君之為文



峻潔如明月珠起伏如春江濤因語二三子曰必如烏君然後可以言文也若無師授其可易致是哉予嘗譬之有美錦焉使朝市縫人製之則能中度而適體委于巖穴之粗工則左低而右昂上侈而下歛錦固錦矣其如不合何文之無師授者亦若斯而已予老且多病文字一切謝去不作縱有一二多仰手于人獨喜烏君之文親題而後歸之嗚呼予生也雖居先生之鄉而不能傳先生之學其于烏君文豈能無歉于中哉烏君名斯道繼善字也明之慈溪人嘗知化之石龍縣令調吉之

新水其為人溫然如玉蓋與相稱云

書鄭子美文集叙 王禕

鄭子美先生所為文予十年前嘗得其漢唐諸論頗病其辭不昏精純而其體制往往或戾于法度心未之好也今年秋復獲其師山集盡讀之觀其操議持論務辨道理談名義蓋汲汲焉以扶植世教自見心歎服之于是乃愧向之知先生之不能深也雖然以文求先生非知先生者欲論先生者當自其平生大節而觀之初先生隱居于鄉教人接物一體于風義至中宰臣以名聞



詔拜翰林特制兼有上尊名幣之賜先生疾當世方奔  
競成習將有以抑之則抗疏控辭其言曰臣聞學之淺  
深他人不能知臣寔自知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豈敢  
貪昧恩榮以自欺其心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  
得以私與人臣不敢不受名與器祖宗所以遺陛下使  
與天下賢者共之者陛下不得私與人臣不敢不辭疏  
聞朝廷不之強也居無何而干戈起徽城陷烏城守者  
將要致之使為用先生厲色拒之曰吾豈事二姓者耶  
因被拘囚郡中詆辱者久而忠不少變親戚朋友携具

餉之則從容為之盡歡且告以死狀其妻使語之曰  
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謂曰若果從吾死吾其  
無憾矣乎明日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卒嗚呼先生于  
出處死生之際其大節表々如此則世之以文求先生  
者豈足以盡先生乎况求之以文者不觀其所以自見  
而徒徇夫言辭之末其尤淺知先生矣唐司空表聖韓  
致光所為辭章凡近纖靡無足多者而其處進退存亡  
能不失其正節義所在君子蓋深許之其所為不朽者  
有在彼而不在此也予惧夫人讀先生之文者如予向



者之所病故竊志之以為告世有知言者其必謂予能知人也哉先生名玉字子美徽州人

潛溪後集序趙訪

潛溪前集凡十卷冠以陳公衆仲序文浦陽義塾既刻而傳之後集筆藁日新而卷帙未有終也宋公以書來俾訪序其意碩久病廢學閱歲無以復命又念與公相知有自蓋嘗徧觀前集而惜乎陳公有未及盡是者然則後集固不可無序訪既不敢讓知其又奚辭迺為序曰修辭以為文非古也其起于漢之兩京乎太史公傳

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之屬以善屬文見知人主然皆不得列于儒林而孔子弟子別為傳謂辭章而為文不本于經蓋昉于此至唐韓子宋歐陽公曾子固相繼而出始考諸經以立言其器識之大學問之博志節之固又足振而興之文辭之用于是為貴雖子朱子續周程之緒猶且誦法表章而不敢忍焉葉正則顯于東南當道學復明之世刻意修辭不踐故迹而乖離侵畔自窒其源其視韓歐特起于千載之下而知所宗尚者為何如也是以君子尚論浙東先達必以東



萊吕公為歸豈非以其傳而知要能自得師雖擬諸孔  
門游夏之倫而無愧也乎若夫辭達理明不綴統于陳  
言而固與之合則百餘年間莫善于侍講黃公者矣景  
濂父生吕公之鄉而久游于黃公之門其學以經為師  
而尤長于周禮其出入百家鉤深索隱蓋將以自致也  
而不但資以為文其于為文直以才高思敏舒之歛之  
無適不宜而未嘗有意于為作當其發憤擇術直詆辭  
章為淫言葩藻為宿穢期于剗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  
之塗而于吕公尤倦々咏思嘆慕若不能自已于言者

則其于輕重之類得失之幾察之明矣別集之行豈徒  
欲以文辭名世者哉蓋沔所知于景濂父者如此若夫  
陳公謂為文必傳諸師而後可者景濂父既不以自多  
而沔又不足以言之願嘗聞之袁公伯長嘗問于先師  
虞公伯生曰為文當何如虞公曰子浙人也子欲知為  
文當問諸浙中庖者予川人也何足以知之袁公曰庖  
者何用知文乎虞公曰川人之為庖也粗糲而大鬻濃  
醢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  
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清齋澄之



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冷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  
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予謂為文之妙惟浙中  
庖者知之素公蓋矍然稱善也自虞公為是言學者竊  
論以為非黃公之文不足以當之衆仲嘗學于虞公而  
景濂又黃公之徒也二公之所指授信乎有異于他門  
者哉善觀斯集者則得之矣

鄭士亨東游集序劉基

予始與豫章鄭士亨遇于杭察其人玩其文遂與為忘  
年交日相遇談文章劇晝夜如不及有所得刺各自相

慶慰呼酒共飲至辨近世之為文非達官貴人及善諛  
不諂于時士亨不能諛又不仕故不敢以文示于人而  
自以為賢于博奕書而藏之或獲傳于後世則亦可以  
懲創感發不為無益而不悖乎古聖賢之意雖不望其  
无傳而亦未嘗不欲其傳也其年冬十月有牛諒者見  
鄭子之文大喜率其友聞正集而刻之于梓求予為序  
予甚異之夫縣藜之處璞中雖不自售而不能閱其環  
謂卞和之不恒有可也而謂世之無卞和也可乎哉余  
嘗謂鄭子之文獨予識之而不意復有二子彼二子者



好為文則不取諸時人之所趨而獨慕于居下位之鄭  
子何耶予既喜鄭子之文獲傳于世而又喜其有二子  
能識世人之所不識而自拔于流俗以為之傳也于是

乎序

序之文大奇率其文固正雅而情之至也

子與而亦不愛不勝其自出東坡公十日序中語其

樂得應無不為無益而亦許千古聖賢之意取不遂其

自以為神工斯其善而亦之流其意也

不語也其士有不語焉入亦不語也

莫然平而共為其樂也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四

餘姚黃宗羲編輯

序二十五

文集

說齋先生文粹序 蘓伯衡

宋自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倡明性理號為道學遞相傳  
受至乾道淳熙間紫陽朱子廣漢張子東萊呂子鼎立  
于一時而東南學者翕然宗之說齋唐公出乎其時又  
與呂子同居于婺而獨尚經制之學真可謂特起者矣



而豈立異哉尚論道統由周程等而上之至孔孟由孔孟等而上之至三王又等而上之至五帝經制者三王五帝之治迹也聞之曰治本于道、本于心得其心與道而後其治可得而言則經制性理固自相為表裏者也苟從事性理而經制弗講為不幾于有體而無用乎公之尚之也有不能已者矣立異云乎哉公與其父侍御史堯封其兄饒州教授仲溫樂平主簿仲義皆紹興名進士家庭之間自相師友不惟史學絕精而尤邃于諸經自謂不專主一說不務為苟同隱之于心稽之于

聖人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謂三代治法悉載于經灼可見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此其志為何如哉天文地理王霸兵農禮樂刑政度數郊廟學校井野畿疆莫不窮探力索于遺編之中而會通其故不啻若身親見之上下古今和齊斟酌之以綜世變精粗本末兼該並舉其所造又何如哉使得志而大行為舉帝王之大經大法于千載之後輔成一王之治俾天下之人復觀唐虞三代之盛夫何難之有然天性廉直利不能回勢不能屈忤物既多謗讟攸歸仕未通顯而



遽自引退其欲發之事業者僅推而托之論述此君子  
之所以追恨而深惜者也所著書六經解百五十卷九  
經發題經史難答孝經解愚書各一卷諸詩精義百卷  
帝王經世圖譜十卷軋道私府羣書新錄八十三卷天  
文地理詳辨各二卷故事備要詞科雜錄各四卷陸宣  
公奏議詳解十卷說齋文集四十卷今去公垂二百年  
荐更兵燹行乎世者唯經世圖譜諸史精義耳其他傳  
者蓋亦無幾矣楊雄有言存則人亡則書欲求公于公  
之書而其書又如此不愈大可惜哉諸孫懷敬為是極

力搜訪得文集焉觀士介所為序乃重刊本也以發題  
愚書足四十卷之數且駢儷之什應用之作居多然則  
亦非彙次之舊矣欲採擇為文粹嘉惠承學則又惧以  
寡聞淺見而輒去取犯不韙之罪伯衡曰梁昭明太子  
統嘗以一人之見去取秦漢至本朝數千百年諸家之  
作為文選矣宋姚鉉嘗以一人之見去取唐三百年諸  
家之作為文粹矣他若文鑑之類未易枚舉至于昌黎  
之文自謂約六經之旨孰得去取之而公嘗撮取二十  
六篇為韓子今是舉也猶是意也矣為而不可使是集



出則公之學術庶亦粗足表見後公而作者有志于學而無從見其書一旦得而見之豈不深可藉而若獲拱璧哉于是懷敬採擇論議記序書銘奏議雜著職策一百五十四首釐為十卷其發題愚書則置于前詞料仍列于後合十五卷不鄙以序見屬伯衡晚陋何足以知公竊嘉懷敬不墜其來學喜承學之士得有所考故不辭而書之且以見公特起流俗之中絕學之後所蘊之精微所造之高妙不盡在是猶愈于槩乎無徵云爾

潔庵集序 蘇伯衡

潔庵集詩文若干首平陽孔子升先生之所作門人同邑林與直敬伯之所彙次也敬伯以告予曰先生志于立德者也立功且非其志而況于言乎然而先生由進士科出身雖不蘄以文辭行世而求文辭者則固以先生為首矣則先生雖欲不述作烏得而不述作嘗聞諸先生文章非應用應用非文章此至論也凡吾之所作第應用云爾吾敢自謂文哉以故先生雖為文未嘗由藁子弟門人閉私錄之亦不多也先生既棄代其子諱屬與直類粹為八卷附以詩四卷因先生自號題曰潔



庵集一二同志將鏤版以永其傳敢請為之序余取而讀之理到矣氣昌矣意精矣辭達矣典則而嚴謹溫純而整峻該洽而非綴緝明白而非淺近不粉飾而華彩不鍛鍊而光輝古之有德必有言者蓋如此尚論文章何以加諸至于詩則近于性情而不窘于畦町有優游咏嘆之思風雅騷些之遺而先生自視嗒然何哉豈不以世之為文者于學無所聞于道無所得儉澁其語以為竒僻怪其字以為古隱晦其意以為深突兀其體以為高而流俗之所尚也先生則不出于是自意不足以

追世好而云然也哉嗟乎文辭之陋未有甚于彼者也曾謂先生而為之乎人固有却菽粟而進蜺蛤者亦有舍布帛而取縹絺者竒弗貴先生之文而惟流俗之所謂文是貴則與是何以異乎夫蜺蛤可適口而不可療飢縹絺可悅目而不可禦寒養生則必以菽粟而不以蜺蛤也卒歲則必以布帛而不以縹絺也先生之文布帛也菽粟也世之所不可無人亦不得而弗之貴者也敬伯拳于其遺藁可謂知所貴者矣然則先生之有敬伯不猶揚子雲之有侯芭也欤先生世系爵里行業



詳見墓碑此不重出

劉樗園先生文集序方孝孺

學術視教化為盛衰文章學術相表裏豪傑之士固不待教化而後知也然先生所以教焉先之而不取忽者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生而有聞明吾教于天下使遇者抑而就中不及者企而求至德既一則萬事治矣當周盛時微而閭巷之人遠而產乎遐方絕域肆口所成皆合乎仁義之旨及其已久而表著書之士以千百計雖不能皆概乎道而宏博深立咸有所自得辟諸泰

稷稻梁雖為味不同而皆可以醉飽未嘗假窳剽襲浮談虛言如後世文士之為也自周以來教化詳明得先王之意者莫如宋故宋之學術最為近古大儒碩生既皆深明乎道德性命之理遠追孔孟之迹而與之為徒途其他以文辭馳于時者亦皆根據六藝理精而旨遠氣盛而說詳各有所承傳而不肯妄相沿踵蓋教化使然也有元百年之間宋之遺政銷滅殆盡士之能言者不為不多辭采音節不為不工及觀其所至不過據取舊說以為言求其學術之所自得豈惟不及宋之名世者



哉凡生于其時及見宋之遺風者自以為不可及也寧  
海在宋特為詩書文物之邑去南渡國都為近故士之  
顯聞于世者甚衆宋之衰也兵刑不振而教化猶存取  
士之法稍弊而風俗不壞故其文章雖不能不降于盛  
時而學術之醇終不能甚愧于古樗園劉先生少游錢  
塘學于宋太學與名士大夫交斯時違乾道淳熙諸大  
儒猶未遠文獻之傳盛有可徵是以先生之學淵博崇  
高得聖賢之大要其為文章朴茂質寔不為異常絕俗  
之談而紆徐衍肆必達其意而後止索之而愈深味之

而愈長其視葩藻無寔可喜之辭曼乎其不佞也先生  
所尊善者惟同邑閻風舒公景薛南山陳先生壽所友  
而敬者則剡源戴公師初郵袁公伯長袁公後仕元為  
顯官名稱海內戴公文亦傳于時閻風南山與先生皆  
自謂宋遺人不屑仕故文行雖高而不大彰著于世傳  
而知之者惟邑人而已今相去五六十年故老淪喪知  
先生之名者日已寡矣使又歷數世豈復有知斯文之  
可貴者乎夫學術如先生而不傳後死者之責也故擇  
其尤善者決為若干卷且推其所自而備著之使知先



生自得之深非近代能言者所及也先生諱莊孫字正仲樗園其號所著有周禮輯傳易說今不傳

張彥輝文集序方孝孺

昔稱文章與政相通舉其概而言耳要而求之寔與其人類戰國以下自其著者言之莊周為人有壺觀天地囊括萬物之態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飄然若雲遊龍騫不可守荀卿恭敬好禮故其文敦厚而嚴正如大儒老師衣冠偉然揖讓進退俱有法度韓非李斯峭刻酷虐故其文繳繞深切排搏糾纏比辭聯類如法吏議獄

務盡其意使人無所措手司馬遷豪邁不羈寬大易直故其文萃乎如恒華浩乎如江河曲盡周密如家人父子語不高藻飾而終不可學司馬相如有俠客義丈夫之容故其文綺曼姘都如清歌繞梁中節可聽賈誼少年意氣慷慨思建事功而不得遂故其文深篤有謀悲壯矯訐揚雄嘖々自信木訥少風節故其文拘束慙愿模擬窺竊蹇澁不暢用心雖勞而去道寔遠下此魏晉至隋汎麗淫靡浮急促教殆欲無文惟陶元亮以冲曠天然之質發自肺腑不為雕刻其道也達其狀物也敷



稍為近古韓退之起中唐始大振之退之後傑善辨說  
故其文開陽闔陰奇絕變化震動如雷霆淡泊如韶護  
卓矣為一家言其同時則有柳子厚李元賓孝習之之  
流子厚為人精緻警敏習之志大識遠元賓激烈善持  
論故其文皆類之五代之弊甚于魏隋之間宋興至歐  
陽永叔蘇子瞻王介甫曾子固而文始備永叔厚重淵  
深故其文委曲平和不為斬絕詭怪之狀而穆、有餘  
韻子瞻魁梧宏博氣高力雄故其文常驚絕一世不為  
婉昵細語介甫狹中少容簡嘿有裁制故其文能以約

勝子固儼爾儒者故其文粹白純正出入禮樂法度  
中南渡以後真希元魏華甫以典章文物為文陳全甫  
以縱橫之學為文其他各以其文顯者甚眾至于未流  
而文又興矣元興以文自名者相望于百年之間為世  
所稱者曰姚寬甫虞伯生黃晉卿歐陽原功寬甫敦龐  
有威儀左右佩玉故其文沉鬱而隆厚伯生頴巖過人  
談故事遺法竟日不竭故其文敷贍無涯不可準則晉  
卿謹慎有禮故其文守局遵度考切當不放而密原  
功博學多識故其文繁多而不迫至于今則潛溪先生



出焉先生以誠篤和毅之質宏奧玄深之識發而為文  
原功稱其如淮陰將兵百戰百勝志不少懈如列子御  
風翩然褰舉不沾塵土用鳴一代之盛追古作者與之  
齊近代不足儼也由此觀之自古至今文之不同類乎  
人者豈不然乎雖不同者辭也不可不同者道也譬之  
金石竹絲不同也有聲則同江淮河海不同也蓄水則  
同日月星火不同也能明則同人之文不同者猶其形  
也不可不同天下之道根于心者一也故立言而衆者  
文之隸也明其道不求異者道之域也人之為文豈故

為爾不同哉其形人、殊聲音笑貌人、殊其言固不  
得而強同也而亦不一拘于同也道明則止耳然而  
道不易明也文至者道未必至也此文之所以為難也  
嗚呼道與文俱至者其惟聖賢乎聖人之文著于諸經  
道之所由傳也賢者之文盛于伊洛所以明斯道也而  
其文未嘗相同其道未嘗不同師其道而求于文者善  
學文者也襲其辭而忘道者不足與論也然斯豈易  
哉世有自謂不師其辭者則剽生扶怪雜取難深之辭  
敷錯成文以飾其鄙陋之意至于不可句讀使人誦之



而不曉其意以為文固如是或者懲其病則施慢不思輯陳蹈故混不加修甚則取里談巷語猥褻嘲笑之辭書之編簡以為明道文與道割裂為二互相訾詆又或見其然遂放言而攻之以為古之道不可釋以今之文今之文不可學古之詞三者雖異而俱失之不師古非文也而師其辭又非也可以為文者其惟學古之道乎道明則氣昌氣昌文自至矣文自至者所謂類其人而不悖乎道者也其人高下不同而文亦隨之不可強也嘗執此說竊觀天下之文為三者之歸者多矣而無媿

於古者亦有矣往居京師從潛溪先生學得勾曲張君彥輝之文而覽焉其語疎爽類陶元亮善持論類李元賓意其人无雅飭和易君子人也雖未嘗見而存乎懷今年幸而見之與昔之所意果合且得見其文之全其辭不泥乎古務自已出而無艱深俚陋之病往、本乎聖賢之道盖庶乎斯文也已苟精而不倦于今之人又何難乎此某所以不能無感而言也雖然文之道大矣某也何足以知之哉

遜志齋文集序 林右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與俗同波者衆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浸淫于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為勢俗之所浸淫而吾一言一行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及雖有強梗自撓亦每為委靡于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楊墨之說盛行於天下孟子慨然于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既遭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

見全經而佛老之徒倡為私說鼓舞天下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斁其有害甚于楊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竟不能為天下變至宋程朱諸子者出一掃陋習頓回天下于大道之中天下之人幡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說為無用嗚呼當其肆為邪說乘吾道之無人戕賊其間根蟠枝散固植人心漫不可救天下不生程朱于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昧昧如暮者之宵行何由睹青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



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  
有烏獲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  
下之事才不足于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猶乘小舟以  
適海馭孱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  
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蓋天  
下之學耳彼郭林宗王導之徒屑衣冠之間犹能使  
天下之人效之况吾佩服聖賢之學而謂天下之勢不  
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哉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于是  
倪聞前朝之故習竊成說為大辭雜老佛為博學志氣

汙下議論卑淺猥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吾友方  
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為學不以伊周之心事  
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為學賊其身者也發  
言持論一本于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  
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  
嗚呼豈非豪傑之所用心哉常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  
見而于吾希直見之又豈非吾之願也哉希直之文吾  
評之矣譬若春氣方至津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  
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特其一事耳要



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

操縵稿序林右

吾台郡雖僻處海隅而文學之士往往與上國等歷唐宋來名登史氏者弗論姑以吾同輩視之如方希直郭士淵王修德者森然出為世雄文章播流于人異時潛溪太史公見方君之文嘆曰真奇才也遂函左右不忍舍去繼見王郭二君之文喟然言曰吾道台矣公以身任斯文之重天下所則也譬衡之于物豈偏于三君

子哉要其寔之所形言有不覺而至也余因公言取三君子之文觀之方之文如春氣方至津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各有生意郭之文如蒼鵠摩空飛縱東西初無定適而俊逸之氣自為人所畏王之文如月墮澄江上下一色淨絕垢氛清明之氣可掬也由是往來三君子不以吾為不可語嘗手書其文以遺余置諸座右將欲焦心盡氣追步其蹤日不可得而思之未嘗不自歉于懷今年王君過鍾離會予客舍出其文使余評之吾知其為戲也雖然間嘗聞之物有五色五色之變



不可勝窮也物有五味五味之變不可勝盡也色味在物其變在人、之才智不同物各隨其人而變此所以無窮盡也文章之在天下亦猶是也其大經大法本于聖人其淺深精粗高下輕重則各隨乎其人故自古以來歷代雖遠作者雖衆然体制迭異意氣代殊譬如人也均有其面而面、之貌不同非各極其變之所在也由是而觀則知守色味而不變者非善文者也修德之為文不說不隨惟正是守不泥不專惟義是宜此其文有過于人者其亦可謂善變矣乎雖然吾聞古之君子

變已非難使天下皆有所變為難文自前代以降千人一律如刻符信讀之厭矣則變而通者有不在修德與諸君子哉

靜學齋文集序 林右

天之與人富貴名壽皆不甚惜至于文章則甚惜之何也一代之興位列上公土封大國名滿天下而年至上壽者不可指數而文章之士不過三數人三數人之中能使天下後世寶其文而傳之者無幾人以天下之大能者又不過三數人以萬世之遠而傳之者又不過幾



人非天所甚惜乎不然何生于世若是其寥々也嗚呼  
吾知之矣文章之士探造化之原窮聖人之理究古今  
人事之得失推有于無生無于有世之顯者可使之沒  
世之沉淪者可使之顯馳騁所至雖英雄不可得而議  
鬼神不可得而知浩々乎與天地爭功能蓋天地非聚  
夫至精至純之氣不足以生斯人于世雖欲不惜之而  
不可得也生之也難故惜之也甚故生之于世也少理  
數然也今夫生數百萬于天下者何損天地之氣而天  
地之氣不因文人而洩將欲不惜之可乎世之能文章

之士不知天所甚惜之意一處草莽則呼號于人見夫  
豪官勢人甘于奔走不暇殊不知彼可尊我可賤也天  
何生彼之多生我之少則我尊于彼也久矣雖在飢寒  
之間猶為可貴而乃為彼屈抑何不自惜之甚哉余觀  
古今文人其不屈者鮮矣雖韓文公之賢猶不免此吾  
未嘗不為之太息也陳君原來之文其嚴重也如大儒  
之執禮周旋况中規度其和通也如巧夫呈技歛散反  
覆机括轉移之間無非在己者求之于世如原來者無  
幾人原來嘗言趙孟之貴非吾所願陶朱之富非吾所



慕使吾文如古聖賢是吾心也其氣節庚、不為勢家  
所屈疾風破屋斂衾而坐誦猶不止原來豈無心哉蓋  
天所以與吾者甚重而吾不得不自重也然所以自重  
者非恃吾所有以矯慢人世乃所以重乎天也昔傳欽  
之欲見陳后山知后山之貧懷金往見一談之頃金竟  
不敢出甚矣欽之知人后山之能自處其身也故公誦  
后山之文不衰原來其<sup>后</sup>山乎何陳氏之多賢也於乎  
世習日下士不以文章自重皆挾之以為取富貴之資  
而已苟得如原來者而友之豈非吾之願哉故叙其文  
以見其可重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周僉憲文集序

解縉

永樂庚寅春予自交廣入朝道經虎頭城下雲南僉憲  
周君彥奇奉表行在驛舟夜呼相見歡甚出其文一編  
示予詰朝別去自贛至吉五百餘里晝夜觀之忘寢與  
食鄉山在望不暇應接忽然舟泊文江之澗至家而尚  
在手賓客皆傳觀之共嘆君之仕日顯而文與之俱進  
也蓋君生名家自少敏穎為學官宣城宣城固名郡君  
不以為人師自大也來試禁中問五經百史時務如古



所謂宏詞科一揮萬言十解更端辭義俱偉庭中莫不  
歎服尋除國博不拜擢刑科給事中日與三司豪辨昌  
言力爭百辟皆靡遂起擢今官當方面之寄而奠全澳  
之重勲舊宿將相與共事較之他方面寔為難能也人  
有日不暇給者而君乃從容于文章若是其富也非不  
恃其敏而孟勤乎及今又得其全而觀之蓋其所經歷  
山川之雄又以煦而發之矣慨予平生所履與君有小  
異者嘗登華岳窮河源而觀于周秦兩漢唐宋之經營  
也有以豁其氣焉不若君之所歷者遠且大也君之示

予甚幸焉然昔者孔子惟南至楚西至于河予與君之  
所歷有聖人之所未嘗觀也聖人之文存者可見議論  
有易大傳叙事有春秋其荅問言行有論語是豈有待  
于外哉豈有待于外哉

西游集後序 解大紳

余友康君以寧吉之永新人洪武甲子舉進士為太平  
府推官謫居橫浦二十餘年每歲集其迎送叙述悲喜  
離合與玩物適情之作皆在焉以較其今昔學問所進  
與交朋往來歲時事物之代謝可以備閒居之覽而非



有所剗削以求工以誇多而闐靡狗外而為人也前序  
范君仲綸作稱廬陵文章自歐陽後世有傳續其論當  
矣特未知吾廬陵詩人之源流也始自周末有避者九  
人隱于玉笥多為四言詩刻之石間郡人往、效之而  
廬陵之四言詩始盛漢封安成王長沙王而淮南王賓  
客多往來荒祠古塚銘文俱存至晉許遜郭璞殷仲文  
皆遊廬陵而五七言復盛至唐杜審言為吉州司戶始  
大興詩學廬陵之律詩尤盛吉詩人堂之作由是也南  
唐劉洞夏竦松擅其家宋盛時彭應求一作元忠稱南

國詩人江西詩派葛敏修擅其雄諸体備矣至元初而  
范德机授學于楊學睡學睡之子又從師德机即郡庵  
虞公所謂得范公之骨而廬陵之為歌行者大盛不可  
悉數若永新吾得一人焉曰莘樂吳先生以寧鄉先輩  
也宜其所得者有緒故不求工而自工歎康君未老幸  
而所作當益富他日歸鄉拜詩人堂而重論焉屈伸榮  
辱進退萬變而性情之樂易如一日雷電風雨晦冥萬  
變而日月之光景常新也康君其必有以惠教我乎

省愆集序黃淮



太宗文皇帝蒞祚之初誕興文治規致太平慎簡儒臣  
設內閣以處之俾職論思典內外制參預机要而臣淮  
猥以末學忝與列焉永樂己丑車駕巡狩北京今上皇  
帝居春宮監國臣淮偕二三輔臣承朝命俾侍左右矣  
已再巡狩亦如之受命荒場不違夙夜誓竭駑鈍圖惟  
報稱然而質素愚戆以故處事乖方有不副上意旨者  
明年秋逮詣北京自分當被顯戮乃復蒙恩矜恤俱寘  
之獄俾自省過一何幸也在獄踰十年懲艾之餘他無  
所事凡觸于目而感于心者一皆形于詩甲辰秋伏遇

今上皇帝即位覃恩肆赦臣淮獲全喘息復從諸大夫  
後退食之暇細繹腹藁得詩賦詞曲合若干篇彙次成  
帙名之曰省愆集志不忘也嗚呼先儒論詩以為窮而  
後工近古以來若李白杜甫柳子厚劉禹錫諸名工其  
述作皆盛于困頓鬱抑之餘至今膾炙人口淮也才不  
及古人處困日久而固圉禁且嚴日不覩編簡手不親  
筆札口不接賓客之談舊學日益耗落氣愈昏而趣愈  
卑志愈窮而辭愈拙深可愧也然而篇什所載或追想  
平日見聞以鋪張朝廷盛美或懷恩戀闕以致願報之



私或頷望咨嗟以興庭幃之念至于逢時遇景遣興怡神一皆出于至情蓋亦不可廢也是用藏之中笥以貽子孫俾覽者知予處困之大畧工拙云乎哉

東園先生文集序 吳溥

有儒一生禮度甚閑挾書一冊貽于招雀亭下置之几上再拜而請曰某東園先生之子也家君之文無慮數千百篇家君不自愛重稿多為人持去散而僅存此冊蓋千百之什一耳今將鈔梓願為序以永其傳予曰文之傳也係乎人不係乎叙先生之文豈待叙而傳者哉

且文之有叙所以叙作者之意也若予之愚蒙庸淺何足以窺先生之意而敢叙其文乎辭不獲開卷讀之未竟數篇即歛衽而嘆曰先生之文甚類老泉吾知之矣其氣昌其思深其辭正而不阿其辨博而不雜老泉而下莫之能及也既而自疑其言之妄以為老泉特西蜀一布衣耳晚年受荐得一官止于主簿而吾先生少擢高科入翰林為法從歷官大司徒其出處顯晦不同若是而其文又無一句一字相襲者擬之得非其倫乎既而讀之既思旬月乃釋然而悟曰是宜其同也某不妄



也老泉少不好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數年而後下筆為文吾先生初入翰林即歸卧屏山讀書二十餘年其養之必也故其志也慤其積之也厚故其發也遲其見之也真故其取也精聲寔本末一無不同而何以顯晦疑為哉然而微有不同者老泉取韋布而所論皆朝廷之事先先生服大僚而所作多山林之文其意有不可曉者豈所謂處江湖則憂其君在朝廷則憂其民易地皆然欤是固無害其為同也昔者老泉以文謁張孟州孟州許其似司馬子長又以謁歐陽文忠公文忠許其

似荀子夫荀子古之大儒子長古之良史後世之所仰望而不可及者老泉以布衣謁名公卿得如是之稱不為卑矣而老泉當時當之不為深喜今某為先生門下士而妄稱先生之文類老泉烏能得先生之喜哉老泉曰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某樂先生之善者也非為諂以求悅者也是故始終以老泉為言書諸末簡以授于某

書居士外集序

鄒緝

予少時客遊新塗新塗之仁和有李維武者敬士而好



文尤好蓄古文奇書聞人有異書世所貴重者不計其資之多寡輒重購之嘗得故禮部侍郎曾魯得之所校歐陽公居士內外集知以為奇寶而藏之予嘗借得其外集蓋板本大字上下邊幅最高濶曾公皆手自校讐中間頗多缺板又手自補完曾氏家多古書所校諸本有吉本家本刊本諸集辨其同異及其改易增損皆朱書小字于其上下旁邊字極謹細常滿其邊幅以為其用心何其若是之密也非積日累月之勤何能至是哉是時曾公沒已久而其子坐事見籍官散幣其書故繼

武購得之予甚惜曾公用心之勤而其子孫不能保而全之為可恨又以外集之文罕有傳者其所考異尤為難得因取而脩錄之惟所校居士集五十卷洪武初永豐縣令蔡玘已為之鏤板而建寧書坊又為之傳刻則此外集亦當與之並行也其後予官太學居京師以李氏所藏本不可復見深加愛惜吏部侍郎練子寧好古君子也見之而喜因借以去久未之取會子寧遭死事其集遂亡焉予又為之往來惋惜不已也李後復姓胡出為松江華亭丞集藏于家有子患風狂疾其存亡不



可知李今又已歿則其集之流落散亡也久矣豈不重  
可慨念哉此本予永樂九年借義門鄭氏本所錄蓋此  
已得居士集故復錄此以為全集所寫雖未能精善又  
非有曾氏之考異然自謂鄒氏家奇書又後五年予再  
自北京扈從還京師入見皇太子獲賜歐陽文忠公大  
全集一百五十七卷裝繕整齊蓋尤為至寶之物既珍  
襲而秘藏之以此錄本既得之不易因備述予生平愛  
慕歐文之心與前後得失之故而并予之所感者係焉

抑庵文集序 蕭鏞

太宗皇帝臨天下首選進士二十八人入翰林為庶吉  
士使盡讀中秘書為文章必欲其上追古之作者厚其  
既稟而責其成當是時凡在選者莫不奮勵摩濯爭先  
恐後而表然特出于眾者不過三數人泰和王先生其  
一也宣德初二十八人顯者無幾獨先生與永豐曾公  
臨川王公偕拜詹事府少詹事于是三公之文章內而  
京邑外而遠方不獨縉紳士雖庸人小子往往傳誦之  
而三詹事之名隱然擅天下既而曾公先物故正統中  
先生與臨川王公先後由館閣出任歷卿其位益尊其



蓋重于是當時稱二王者無間言焉無何臨川王公又物故景泰以來獨步當世先生一人而已方諸公讀書時太宗屢閱試之謂曰文章稱韓歐等彼豈天成耶若曹但力學患今無韓歐輩耶蓋先生資性敏絕過人而又蒙上之作養充之以學問自六經子史百氏之言橫監勾貫靡不為已有故其為文章浩乎沛然不必勞心苦思而千數百言下筆立就其汗漫演迤若大河長川沿洄曲折頃刻之間翰寫萬狀畧無凝滯之意其間肆高古如連峯疊嶂層聳間出秀氣之發上薄霄漢不

見剗削之態蓋其體之鉅故其聲之震也洪其蓄之深故其流之及也遠所以成一家言而為當世所推重豈偶然哉于是其子翰林檢討希稷彙次之為若干卷屬予嗟夫韓退之文李漢序之歐陽公文陳師道序之皆見諸于當世今先生之文而鉉為序得無陳李類耶雖然陳李之序因韓歐而傳則鉉為序未无非幸也故序而不辭先生名直字行儉別號抑庵清忠大節歸然當朝老成人今任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年七十有四云







人亦然雖其時與地有治亂美惡之殊而文章功業隨  
所寓以自見是果曷為其然哉氣化為之也當其機緘  
之操縱橐籥之啓閉鳴而為聲絢而為色凝聚而為寔  
揚播而為芬彼所謂物皆囿于其間亦不自知其所以  
然者惟人之靈小者變氣質而大者幹化機其所以立  
身垂訓揚聲光于不朽者固亦有道矣而代不數見地  
不多產其漸盡而泯滅者何限故論者卒以歸之氣化  
之間豈得已哉于其漸滅之易而不朽之難隨時與地  
必取其文章功業之著者表而傳之使之不溷于物固

君子之所有事也元之入主中國蓋有氣化以來所未  
見八九十年涵養生息以旃裘為冠履以干楯為鉛槧  
以詩書為吟誦製為文章播為歌咏鳴一代而傳四方  
者亦不誣蓋不獨生中原出南國代傳而世習者然後  
為能也予以見人之良能無有不具而文章功業之在  
天下者無所不可教而入也馬文貞公出西裔居光州  
所著有石田集若干卷公沒之後淮東廉訪使蘇伯修  
請于朝刻梓以傳元季散佚不行于世久矣今山西按  
察使熊君騰霄光人也嘗為監察御史出按甘肅有鄉



先生以錄本屬之謂已缺漏無所質聞公有裔孫在肅請往訪之君徧歷諸郡久乃得馬鉄牛者遣人詢之果于壁上得公所撰母夫人墓銘石刻一紙他無所得也既為按察久政事之暇手自播校重刻以傳而伯修及陳編修眾仲之舊序皆在焉其稱公甚備考諸元史又稱其文章精贍尤致力于詩圖密清麗無不可傳者信一代之傑作也若其議典禮興政事推姦刺惡屢誥而不悔盖亦有風節焉識者因其文以求之可見矣公名祖常字伯庸官至樞密副使歸遷陝西行臺中丞不赴卒贈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公謚文貞石田其別號集是以名今因其舊云

倪文禧公集序 李東陽

文一也而所施異地故辭裁亦隨之館閣之文鋪典章裨道化其體蓋典則正大明而不晦達而不滯而惟適于用山林之文尚志節遠聲利其體則清聳竒峻滌陳雜冗以成一家之論二者固皆天下所不無而要其極有不能合者故君子觀人之文不必識其面聞其議論親見其所施為而其器識材用之稱乎此或疑乎彼斷



斷乎其可別矣是雖殊勢異代操吾說以求之無所不  
得矧耳目所接風聲義概在天下方盛而不可泯者哉  
東陽辱青谿倪先生舜咨為同年交最深獲見其先文  
禧公樂與天下士誦公所為文舊矣公居南京有火厄  
手掇舊藁數帙以出青谿復力檢得之雖頗散佚尚多  
不能盡錄公既沒青谿乃取公所自編訂者為三十二  
卷刻梓以傳東陽始得而脩見之作而嘆曰我國朝肇  
基淮右奄有六合光嶽之氣全得于天自高皇時宋季  
士景瀛諸公首任制作而猶未得位文皇更化揚文貞

諸公亟起而振之天下之休養涵育以暨英廟之初富  
庶之效可謂極盛矣而劉文安諸公出焉逮于憲廟其  
用猶未已也時則有若文僖公相與先後揚厲其名大  
著其在景泰間應制賦詩中官常立俟以進自餘碑板  
金石之文雲涌川溢沛不可禦常奉使朝鮮即席命筆  
略不構思國人皆縮頸吐舌駭笑不能已及歸梓其作  
為編至于今存焉蓋公之雄才絕識夸充其身而形之  
乎言典正明白卓然館閣之體非巖棲穴處者所能到  
也故雖中立巖險晚登通要不得盡見于用而其于典



章道化閔一代之盛以為後觀者如此豈非不朽之事哉昔孫盛作晉春秋傳之外國後有遘者于遼東得之宋孫甫作唐書甚自珍惜嘗火後歸其書他不復顧斯文出處與此正同然二氏之書卒不見于世者謂其子孫不足以繼之也公修英廟寔錄未及終青谿既入翰林以成事告校諸前代其班馬氏之風乎且青谿為李士為禮部侍郎尚書趾美承閔當代所僅見行業之著其于公益有光焉後世稱江東倪氏之盛者殆不獨文之為重而文其徵也是故不可以不傳已公諱謙字克

讓孝者稱為靜存先生己未進士及第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太保文僖其賜謚也文有玉堂稿百卷上谷稿八卷歸田稿十二卷南宮稿二十卷通為卷百七十則裒為家集青谿與其弟工部主事阜輩共藏之而遼海編別行于世云

吳齋先生文集序 李東陽

我文安劉公先生遺文若干卷皆所自擇或以類析或以歲次自舉業程試誦章奏疏應制代言以至著述賦咏應答之作皆備焉東陽少窈科第入翰林為庶吉士



奉詔受業獲聆緒論謂其文必博先而約後譬之山焉必出雲雨產宝玉生材木禽獸而朽株糞壤六稜子其間斯足以為嶽為鎮譬之水焉必吞吐日月藏畜魚龍變現蛟蜃而汙泥濁潦來而不辭受之而無所不容斯足以為河為江為海古之所謂大家者皆然也苟句鍛字煉探之而有穷取之而復餘者不過為孤峯絕澗而止惡足以成其大哉至其伸紙運思揮毫對客正書旁竄晷不移日稿不易幅而典冊金石施之朝廷播于四方者往、而是徐而求之則見其停峙演迤頓挫奔放

奇正並用變化而不常者皆相與駭愕嘆羨以為不可及、登秘閣析疑義稽古訓或日詠百詩或一揮九制嘗有質宋人名氏者援筆就案列其世次若譜系然乃定為某人之子某人之侄詞臣李士恒侈言之蓋先生之父石潭封君嘗教其編讀經史而戒勿作文及見所私著始有八面受敵之譽于是縱其所為比得鄉試怪不在優等謂不奎春選無相見也果以禮部第一人及第是其厚積而後售持盈而後發溢乎心胸而著之藻翰者無惑乎其大如此也古稱文章與氣運相高下即



其人論之則其情志行業亦可考而知也。國朝洪武初肇啓文運，宋潛溪諸公遠不可見，永樂以後至于正統，楊文貞公寔主文柄，鄉郡之彥每以屬諸先生。文貞之文亦所自擇，世服其精而後人乃有刻為續集至數十卷者。先生餘稿嘗裒而焚之，于衆所傳誦或未之錄，今存者不過十之四五而已。蓋雖以博教人而自律之約，乃如此，豈所謂小慙大好，尤有非末季淺見所能測識者耶？若漢劉向、宋劉敞，皆博極羣籍，以文章名而未見于用。先生純確樸厚之心，曼出流俗，優游翰林，晚始大

用，亦不久。雖其功業未竟，而其文偉然大鳴于時，固一代之盛哉！先生嘗閱東陽閣試，炎暑賦進而謂曰：吾老矣，縱不歿亦當去矣。子必勉之。東陽雖知嗜李，所無所底就，目熟遺文耳存善誘，不知涕淚之交頤也。是集先生之子府通判稼，刻于廬州。本鉅字細弗辨，繙閱其仲子南京太常少卿稱重刻之時，先生門下士皆散去。東陽獨謝政居京邑，謹為序其編之。首先生官至禮部左侍郎翰林李士贈尚書謚文安，李者稱為呆齋先生集。以齋名者仍其舊也。若其名字邑里天下共知之，而狀



明文海  
卷之三十一  
誌可互見云

倪文藝公集序 李東陽

有紀載之文有誦讀之文有敷奏之文有著述賦咏之  
文紀載尚嚴誦讀尚切敷奏尚直著述賦咏尚富惟所  
尚而各適其用然後可以為文然前數者皆用于朝廷  
臺閣部署館局之間裨政益令以及于天下惟所謂著  
述賦咏者則通乎隱顯蓋人情物理風俗名教無處無  
之雖非其所得為而亦所得言其所言者又窮深極博  
而無所不得盡若兩用而兼能者則一代而不數見也

苟不得其所尚而徒以為文則不過枝辭蔓說雖施之  
天下亦無寔用而况不見于用者哉青谿倪先生弱冠  
舉進士歷翰林編修侍讀以至孝士嘗修英廟寔錄及  
憲宗文華大訓紀載之文祕在史局世莫得而見也誦  
讀經幄根據書史傳以時事明爽暢達有竦天聰而回  
聖心者然此功有隱而難知及出為禮部侍郎進尚書  
加太子少保改南京吏兵二部參贊由務入掌吏部如  
黜淫祠却異物謹天戒守舊章諸疏亦嘗考古義稽故  
典極陳利害辭嚴理正得古人告君之辭是其文見于



敷奏間天下皆傾耳注目顯然知勲業之所由建苟非  
其書簿循條格之為者誠可謂有用之文也至其詞賦  
碑表序記著述賦咏之作長篇大章泉涌山出聲應響  
荅情興逸發事理兼備游刃于全牛之內安行于逐水  
之曲固其天資所得素業所就以鳴一時傳四方者自  
先生觀之亦其餘力所及視彼旬鍛月煉章追而句琢  
者固其所不暇為亦其所不屑為也先生之父文禧公  
在正統間以文名有集行于世東陽嘗得而序之先生  
之文亦自編訂以所號名為青谿漫稿知府熊君桂刻  
於徽州其嗣子中書舍人霖請予序予與先生同舉進  
士入翰林志業契分極親且厚既銘其事行之大獨于  
文有未盡發者故為序諸簡端先生諱岳字舜咨贈榮  
祿大夫少保文毅其賜謚也國朝父子入翰林為孝士  
並謚為文寔自倪氏始且以文集繼世梓行者金華王  
忠文公之外不一再見亦于此著一代之盛云

張東海集序

李東陽

東海之濱有張汝弼先生者嘗觀于海而有得焉因以  
東海自號少善草書雄偉俊逸自成一家同時能名書



者皆莫能及碑板卷帙流布迢遠至于外國東海之名  
遂徧天下其為詩清鍊脫俗力追古作意興所到信手  
縱筆多不屬稿即有所屬以草書故輒為人持去先生  
亦自謂刻集太多欲矯時弊不復致意其間清詞警句  
時或傳誦而見其全集者蓋鮮其為文隨事觸物必根  
理義不為華藻枝葉之辭特自慎重不苟作又以無稿  
故益加少焉故以書掩其詩、掩其文說者乃為藝之  
至者不兩能非知先生之深也先生沒且二十年其子  
廣西按察副使弘宜亦卒家又遭回祿之變兵科給事

中弘至檢諸舊篋不能十一又訪諸姍友所藏及胥史  
所私錄者得其二三為一卷而時所傳誦者尚未之備  
以續錄未已隨所得為先後將刻梓以傳以先生之詩  
之文而止此甚可惜也昔之論書者必先人品豈惟書  
哉人之品必先道德所為道德者非必禹行舜趨服堯  
之服而後為至惟義利邪正不汨于中涵養既久則英  
華自發于外如珠藏玉韞有不可掩者先生晚得科第  
為兵部郎官最久志操耿々不為汙合開口論議無所  
顧忌未嘗諂媚以干進取中所自負往々于詞章發之



及知南安律已愛物政宜其人未久而致任以去故其  
 政事又為文章所掩而其文之存亦止此豈不重可惜  
 哉然空青冊砂金膏水碧顆入而塊翫之亦知其為至  
 宝固不必堆盤積筭然後為富而况于文哉况其人之  
 可重者哉使後世知其人之重則其文益重矣先生諱  
 弼汝弼其字松之華亭人其舉進士在成化丙戌卒於  
 弘治丁巳年六十 子弘宜弘至皆繼舉進士弘至為  
 翰林庶吉士世其家弘正弘玉弘金弘圭皆不失鉅範  
 諸孫之繼而起者相望張氏之文獻固于是乎徵集既

成弘至以書上京師介翰林侍讀李士頌君士廉請予  
 序嗚乎予言豈足為先生重哉

匏翁家藏集序 李東陽

匏翁家藏集七十卷吳文定公所著而手自編輯者也  
 為詩三十卷不分體制以年月先後為序文四十卷則  
 分體彙載而先後亦隱然寓乎其間蓋惟輯其所可識  
 而散佚于世者弗與也公既返葬其子中書舍人與刻  
 梓于家未畢也此闕服上京師以屬公從子奕數月報  
 詩卷成又數月報文卷成與持以告予請序首簡予覽



之悵然嘆曰言之成章者為文之成聲者則為詩  
與文同謂之言六各有體而不相亂若典謨訓誥誓命  
爰豕之為文風雅頌賦比興之為詩爰于後世則凡序  
記書疏箴銘贊頌之屬皆文也詞賦歌吟行吟謠之屬  
皆詩也是其去古雖遠而為體固存彼才之弗逮者麁淺  
跼滯欲進而不能強其或過之不失之奇巧則失之詰  
屈不失之夸誕則汗漫而無所歸于是作者雖多而文  
之體益微矣然言發于心而為行之表必其中有所養  
而能言後蓋文之有體有行之有節也若徒為文字之

美而行不掩焉則其言不過偶合而幸中文以古名  
者固若是乎哉公少以經學為程式既而徧讀左傳遷  
史韓柳歐蘇諸家之文欲盡棄其舊業及為部使所迫  
取甲科官史局文名滿天下老居臺閣弗究厥施而終  
始于所謂文者故其為詩深厚醲郁脫去凡近而古意  
獨存其為文典而不俗鬯而不汎約諸禮義以成一家  
之言由是觀之則其識見之真正行履之端恪情趣之  
冲泊無累者不特挹其容儀聆其論議而後可知也其  
文之傳世固不可少哉昔人為一代數人一人數篇其漸



盡泯滅者弗論今求之成帙之間非世所選者亦難乎其為觀矣知言君子執牀裁而求之公之文其有取之無窮而讀之不厭者乎然則其散佚者尚博而求之以盡白于天下無徒曰家藏云尔

葉文莊公集序 李東陽

葉文莊公集若干卷帙同而名異其曰水東藁者為諸生及為給事中叅政為都御史巡撫宣府而作曰開封紀行藁者為給事奉使河南而作曰棗竹堂稿者在廣東巡撫而作曰涇東藁者為禮吏二部侍郎而作詩則

以次彙錄文則計牀而分皆公手自編定而總之曰文莊集者則其子貢士晨所名蓋將為天下道而不敢以私集視也予嘗讀而論之曰公之文博取採詣而得諸歐陽文忠公者為多公雖未嘗自言然觀其紆餘委備者皆知以通經考古為高救時行道為賢犯顏敢諫為忠蓋其在天下不徒以文重也後之為歐文者未得其紆餘而先陷于緩弱未得其委備而已失之覲縷以為恒患文之難六如此苟得其文而不得所以重天下且



猶輕之而况乎兩失之者哉公孳勤好古而志切濟時  
 其在朝廷敷陳獻替多見采納在藩鎮威惠並行在部  
 曹清鑑雅操終不貳其或違志拂意不克自盡則歎  
 歎聲震若有已而不能已者然則得于歐李也顧不已  
 多而况文哉今論者無問不可文必歸之翰林政必  
 推之法家執議如此則其不容以不判若持法乎守律  
 又能以經籍為根柢以文章為藻飾為天下重者獨非  
 人之所難哉因朝大臣得謚為文者翰林之外近時惟  
 吳文恪公訥魏文靖公驥姚文敏公夔及公要諸當世

誠不可易得予生也晚所接見者不過一二人公于我  
 蒙翁岳公為知己故雖不敢知公而獲接言論得其大  
 者凡所以為公計不止為當世道也曰以貢士之請為  
 序公諱盛字與中別號及庵所著有奏諭錄及水東日  
 記則其家所藏故不載云

野古集序 龔詡

世之罵躁俗粗鄙者類曰野而目方直廉介者類曰  
 古予生草野間所交與者黃童白叟而已是故踪跡罕涉  
 乎勢利之塗談論不越乎耕牧之事衣冠不隨乎時禮



貌不徇于俗與夫一言一動舉不能諧人耳悅人目而  
適人意也或者以野罵之或者以古目之予聞而竊自  
揣焉罵我野者誠得我寔不足深過而目我古者虛譽  
過情非予所敢知也于是兼取二字以名其齋庶幾為  
晨昏接目警心之助以求去其野而馴致其古已耳然  
余平生好吟所成就僅百餘篇其鄙俚迂誕直所謂吳  
歛巴唱也他日不恥貽騷壇作家之笑錄以成編因齋  
名而題之曰野古集區區之心非敢以自擬也傳有之  
曰詩言志予之命意措辭之拙固懸絕于古人而野人

拳之意或可少見矣天順癸酉八月中秋日逸老龔  
詡大章自序

重刻雲陽李先生文集序

謝鐸

士有不為俗變而又能隨世自立以必盡其心之為慊  
是固古之所為豪傑而君子不以謂過者也嗚乎若雲  
陽先生李公真其人哉當其時元有天下幾百年海內  
既平數十載而後行科舉其教化及人者未深先生起  
進士高第官翰林駁、嚮用顧以親故就養江南暨其  
國之將亡也則又慨然欲効一障以畢事君之義不已



則竟辭新命沉晦悲惋終其身而不悟焉嗚乎陳良楚  
產也楚不純于夷良一旦拔自流俗君子猶以能用夏  
變夷為豪傑之士况生長其世無所迹于天地之間而  
卒能以古道自勝者哉或謂豪傑若先生者既非前朝  
所得而有則當起佐我國家維新之治殆不為過噫王  
彥章以鉄鎗雄耳事梁以歿梁之惡天下之惡一也君  
子猶有取于其忠若先生者又惡可以其世論之哉若  
曰生非其時其出其處有不得不尔者則固先生之所  
深悲而不幸之嘆六君子所不敢後焉者也先生諱祁

字一初長沙茶陵人與翰林院李士賓之公寔同出西  
平王之後文章行業輝映後先盖李氏之澤積之久而  
發之遠有如此者抑天之所以塞先生者將大昌于今  
日乎初先生自茶陵避世也吉安之永新既沒曰葬焉李  
士公嘗表其墓今顧君天錫守吉安又以為鄉邦典刑  
之思文之在先生者誠不可缺而舊本日以放失抑六  
先生不能不致意于後人者將重刻之以圖不朽鐸托  
交李士公最深且久知先生履歷為詳因叙論之以歸  
諸願君或者先生處變之志得以少白于天下後世若



乃其文之傳不傳則豈微言所得而輕重之哉

見素集序 張詡

文章以救時為貴中古來文若韓退之、佛骨表歐陽永叔之朋党論胡澹庵之乞斬秦檜疏詩若杜少陵之八哀石守道之慶厯聖德之作之類排異端崇正道斥奸諛百世之下讀之猶使人毛髮森竦恨不生並時而願為之執鞭也下此則聞富誇功巧雖極其工綴第取悅人耳目而于綱常世道無所關係焉果尔六奚貴于文章而必以是傳世為哉始予計偕至京師于士友家獲

覩莆田見素先生林公為秋官員外郎時抗憲宗皇帝疏章三復流涕見其劾匪人糾權倖凜然鉄鉞之嚴而血誠骨鯁溢于言表殆揭日星而聳山嶽也公雖坐是遠謫而一時因是士氣賴之議者謂與澹庵一疏相伯仲文章若是豈非所謂救時者耶未幾還公由都荐歷外臺長一旦拂衣去朝抗章夕就道未始待報也越數載先帝以言者起公為僉都御史持風裁于大江之左右貪墨更多望風解印綬去雖當路左璫素號桀黠者亦為之斂迹潛避公出而救時其事功之偉又在、如



明如海  
是蓋不啻見諸文章而已也使公在朝廷則必有以寢  
淮南之謀在邊陲則必有以寒西人之膽而在山林則  
天必有以一絲而重漢九鼎者矣蓋公精神心術之所  
寓有未易以尋常窺測者故發而為文為詩或贈送或  
酬答或寄托雖體制異科風俗殊指要之其歸與曩疏  
救時之意異者幾希矣然則公之文章雖欲靳不傳于  
世弗可得已而公方退然以為此特醬瓿上意思耳夫  
豈以是為自足者哉間手編成集凡五十餘卷而以其  
別號見素者名焉不遠數千里緘書遺予曰子其為我

序之得書時薄暮矣亟篝燈快讀次日即捉筆于以見  
余仰公之至方以托名是集為幸遽忘其謏且讓云

漱石軒詩文卷後語

張寧

士不可以好奇、者正之反不得已而涉于奇尤有惡  
于正况加之意乎古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夫既居其次已非極至而又非正可乎哉孫子荆對王  
武子之言寔與蘓長公著飯喫衣之謔為對語世之好  
奇者遂同然稱誦至于今甚復為之穿鑿附會以求通  
其說大雅云亡何人心之不古如此也夫古之所謂雅



言至言善言格言皆敦寔周洽切理稱情通達而無弊  
由之不知習之不察類皆視為常語而獨甘心于談笑  
之資奈之何詎諧滑稽之不日相盛也况子荆本始于  
誤而一時辨給偶涉于奇猶見重乃尔則彼之縱橫合  
變應机就事與有可奇如戰國時士尚何怪其能自振  
于當世也嗟夫刻鏤者前陳則純朴者退聽言之不臧  
求行之淑也唯矣雖然人文與世運相高下列國之文  
異于三代唐宋之文異于秦漢正變為奇者必將變  
而為誕不可為正不能為則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奇

好奇之士其過于常人也遠矣鄉丈者孫公孳勤以是  
名軒意必有見于此不然則以其為同姓之聞人而取  
以示其子孫豈常人之所好哉

瑞日山房集序

張寧

紫陽羽士范棲雲錄瑞日山房諸作成集將刻板以傳  
求予序予嘗編歷吳山周覽鰲峰岩穴淪混成博大當  
少亞飛來峰而清華奇絕過之固天所以括攬羣秀會  
萃于一隅也嘗作杭城中山景第一夫天地之文形于  
兩間上下惟星辰山澤最著所以闡發幽秘而成三才



之功者必有言以先之然不達其意則不能至于其言  
至言之士自古無幾後世登高能賦一時意語超拔播  
揚人口往々與風雅並存蓋其言雖未至亦足以備見  
人文有不容不存者茲山登遊眺覽歲無虛日題咏著  
作當倍于常今合所作自元薩天錫而下僅百五十餘  
章是何無言者之多也嗟夫人之生世才命常相左憂  
樂常相循豐功偉望既不可自致又不能因事適情樂  
于所遇以言論自表泛然過從聲迹隨泯殆不如落英  
墮葉之猶須臾存也不亦可惜哉君子恥後世無聞苟

非聖哲而以名言為餘未其孰能與之也是編勝事寔  
始流傳感會必有至言之士不隨人後者至矣若復以  
韻語相高不如且放教薩翁獨步



明  
文  
海

卷  
三  
百  
三  
十  
五

三

國



